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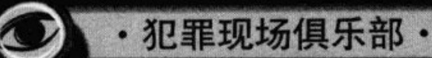
法医毒理学趣读

肯尼斯·麦金托什◎著
魏静◎译

Poison and Peril:
Forensic Toxicology

惊险迷离的故事
带您进入真正的法医学世界
——你就是破案高手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毒药与杀机

法医毒理学趣读

肯尼斯·麦金托什◎著

魏静◎译



Poison and Peril:

Forensic Toxicology

惊险迷离的故事

带你进入真正的法医学世界

——你就是破案高手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　图字第22－2010－08号

毒药与杀机/［美］肯尼斯·麦金托什　著　　魏　静　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5
ISBN 978－7－221－08968－7

Ⅰ.犯…　Ⅱ.①麦…②魏…　Ⅲ.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Ⅳ.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0929号

毒药与杀机　Poison and Peril
［美］肯尼斯·麦金托什　著　　魏　静　译

出品人　曹维琼
策划人　杜培斌　陈继光
责任编辑　陈继光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550001
印　　刷　贵阳德堡快速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75千　彩插　10幅
印　　张　4.5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08968－7
定　　价　18.00元

丛书简介

玻璃破碎声、尖叫、枪响，接着……四周恢复了平静。血迹、指纹、弹孔、头骨、纵火现场、发丝、鞋印——欢迎进入法医科学的精彩世界。这是一个挖掘蛛丝马迹，寻常人无所见，探常人无所想，以证据论善恶，伸张正义的世界。而好奇心，解谜的爱好，对信息的搜集能力则是进入这个世界的基石。本套系列丛书将带您走进这个世界。

犯罪现场调查(CSI)效应

电视剧集《犯罪现场调查》风靡全球，其续集《犯罪现场调查:迈阿密》和《犯罪现场调查:纽约》接踵而至。随后，法医学题材的作品不断涌现，例如:剧集《识骨寻踪》(人类学)，剧集《遇见乔丹》和《G医生》(验尸官)，纪录片《推理探案》和几乎涵盖所有法医领域的《鉴证档案》。几乎每一个现代侦探故事都离不开法医学，许多小说甚至就由法医学专家完成，诸如凯西·莱克斯(人类学家)，肯恩·戈达德和《刑事侦查》的作者理查·赛弗斯汀(刑事侦查及犯罪现场学家)之流。其他犯罪小说家，还有《大侦探福尔摩斯》的作者阿瑟·柯南·道尔，

《红龙》的作者埃利斯·彼得斯,《海格力斯·波罗》的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其中埃利斯·彼得斯小说描写的主人公是卡德法尔修士,他是一名专门破案的退伍十字军战士。这类小说不胜枚举——希望您都能拿来读一读。

对法医学的关注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有些小说和剧集为了迎合大众,使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而把学科掺杂在一起。通常情况是,当学生看完精彩的剧集,想要了解更多的破案知识时,他们感觉自己被骗了。电视上的侦探一人竟能身兼数职,既是警察,又是验尸官,还是法医鉴定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人类学家,甚至还是昆虫学家。他们把所有的法医学手段都融合到一桩案件里;虚构的化学装置眨眼之间就能得出鉴定结果,破案更是神速,42 分钟就能迎刃而解。受到这些剧集的影响,现在的陪审团都希望每件案子都能法医取证。

本系列丛书将带您进入真正的法医学世界,不仅有经典的案例,也有全新的案例,也许会激发您从事法医学的兴趣。如果想成为侦探,您需要学习化学、生物、数学、英文、演讲和戏剧。如果能在法医鉴定实验室、法院、执法机构或是考古挖掘队找份零时工或者暑期工的话,没报酬也行。要掌握显微镜及相关装置的操作,培养自己的逻辑推理能力,最关键是要保持一颗好奇心;熟记法医学程序,做好笔记,计算数据,并且思考解决办法;接受演讲和戏剧课程训练,培养你的语言表达能力;学会书写清晰易懂、面向普通大众的报告也是必须的。至于报酬,每个国家和每个机构都不尽相同。这个职业虽然不能使您发财致富,但是能从中获得满足和快乐。

请跟我就进入法医学的精彩世界。相信您会喜欢上本套丛书。

——卡拉·米勒·诺兹格莉娅　外科硕士，美国法医学会成员



作者简介

作者

肯尼斯·麦金托什是一位自由职业作家和大学讲师,他居住在亚利桑那州风景如画的弗拉格斯塔夫。(犯罪现场俱乐部虽然是虚构的,但弗拉格斯塔夫却是真实存在的。)他十分喜欢侦破故事——从《大侦探福尔摩斯》到《犯罪现场调查》、《识骨寻踪》——没想到的是,自己也有机会创作侦探小说。现在,如果他能找到车钥匙的话……

肯对下述几位表示感谢:

汤姆·奥利弗,感谢他在去盖蒂博物馆的电车上为本系列丛书"犯罪现场俱乐部"起名,并在他的基蒂小酒吧里炮制了诸多精彩故事情节;感谢莱文先生所带领的弗拉格斯塔夫艺术管理专科学院的同学,他们帮我审阅了本套丛书;还有写作组成员罗布、珍妮·玛琳以及维克多·维埃拉,感谢他们宝贵的生活逸事……还有离世不久的父亲A·弗恩·麦金托什博士,感谢他从小培养我写作的兴趣。如果没有大家的鼎力支持,本套丛书是不可能完成的。

小说顾问

卡拉·米勒·诺兹格莉娅,东非坦桑尼亚高级法医顾问,

参与美国司法部国际犯罪调查协助项目。作为美国法医学会成员，她的作品获得美国司法学会颁发的“杰出个人”奖(2003)以及美国司法学会刑事侦查分会颁发的“保罗·L·柯克”奖。诺兹格莉娅女士的出版作品有：《犯罪鉴定实验室实录》(2005年合著)，《所以你想成为一名法医学家》(2003年合著)，《致命销魂》(2001年)，《真相大白：DNA应用案例研究》(1996年)，以及《刑事侦查学日记》(1989年)。

插图画家

贾斯丁·米勒在缅因州戈勒姆长大，那时已颇具艺术天赋。在新罕布什尔州立大学学习室内艺术和考古学时，他就对两个学科的交叉领域非常感兴趣。他现在宾厄姆顿大学公共考古研究所工作，在工作中他对自身所学已是驾驭自如。他喜欢踢足球、徒步旅行，而且是英国足球超级联赛的忠实追随者。

目　录

第一章

生死之舞

桌上放了一颗心脏，看起来有点像剥了皮的鸡，顶端的动脉口汩汩渗出鲜血。

“真烦人。”莎拉·克伦恩说道。

杰莎·卡特拿着调色板，往暗红色的染料里挤了一点白颜料，然后拿画笔蘸了点，涂在画上：“你不赞成我的技巧吗？”

“作为艺术品，它非常出色，我觉得你已经超过我了。但是作为一个年轻女人的灵魂的映射……杰莎，我很担心你啊。”

杰莎转身看了看她的老师。莎拉·克伦恩不到三十，却因其绘画天赋而全国闻名。她和富商丈夫丹尼尔·克伦恩一起住在林中的一个舱式的房子里。后来房子又扩建了一倍，作为她自已的画室和学生们的绘画教室。

“只是一幅画罢了。”杰莎说。

“像这样的画需要更多的技巧，”她的老师回道，“只有当你的灵魂在滴血，你才可能完成这幅画。”

杰莎用画笔头拨了一下眼前又长又乱的发丝。

“还在想你男朋友的事？”

“他早就不是我的男朋友了。他已经开始新生活了。”

“但是你还没有。”

杰莎摇摇头。

“时间会改变一切。人们之间的感情也总是分分合合,你要懂得原谅——”

“不!我知道应该原谅,但是……”

“但是做不到。”

杰莎叹了口气:“就算没有背叛,你也不能相信男人。小时候我就知道,男人会变成……”杰莎摇摇头,不想再说下去,“恶魔,他们会变成恶魔。”杰莎咬牙切齿,她非常厌恶这个词,恨不得把它撕成碎片。

莎拉目光变得柔和:“对不起。”她用手擦拭着杰莎的脸颊,“渗透灵魂的毒药,就像渗透身体的毒药一样,可以置人于死地。”

杰莎的手机响了。杰莎松了一口气,按下接听键:“喂?”她听了片刻后,“我半个小时后到。”然后挂了电话。

杰莎转身面向老师,说:“神殿那边有人入室抢劫,克旺警探需要我过去帮忙调查。”

杰莎是犯罪现场俱乐部的成员。该俱乐部是她所在的高中和当地警察部门共同合作创立的一个特殊的组织,俱乐部里的青少年成员都有机会参与调查真正的刑事案件。

“抢劫神殿?”莎拉有点震惊。和杰莎的母亲一样,她常去普世真理神殿做礼拜。她的丈夫丹尼尔·克伦恩,还有杰莎也偶尔到那里做礼拜,而且杰莎和自己每两周都会去那边

上瑜伽课。

杰莎放下画笔拥抱莎拉:“谢谢你听我倾诉,而且……还这么关心我的事,再见。”

“跟你在一起说说话,我也很高兴,杰莎。我知道你背负了太多的伤害,但是你是一个好女人,你还年轻。真的,我知道总有一天你会为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的。”

杰莎骑上自行车,回头看了一眼莎拉的家。克伦恩夫妇住在豪宅里,身边伴着很多仆人,过着田园诗般的生活。这样生活,你还会要求更多吗?但是,有时候杰莎会觉得这幢房子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太过偏僻,令人不寒而栗。

杰莎加快速度,嗖嗖地穿过种植着松树和白杨的曲折的道路。通往市区的路上,杰莎不断地幻想着这起案件,什么人会闯入神殿闹事呢?又是为什么呢?

20 分钟后,杰莎猛地刹车,停在勒鲁大街一栋典雅的亚洲风情的建筑前。该建筑曾经是私家住宅,后来改成了瑜伽、冥思和精神充实中心。而现在,这所神圣的建筑被代表犯罪现场的黄色警戒线围起来:请勿入内。

弗拉格警察局的桃乐茜·克旺警探站在门口向她打了声招呼。这位 30 多岁的亚裔美国人像往常一样衣着得体。

克旺警探告诉杰莎,今天早晨有人破窗而入,闯进了神殿。不知名的入侵者打破后窗闯进房间,过程中打翻了一棵盆栽。克旺警探递给她一个相机,让她去拍摄现场。

地上的花瓣是那么的美丽、脆弱、衰微,杰莎熟练地旋转着昂贵数码相机的镜头,把这些娇美的黄白相间的花儿都囊入其

中，咔——

“快点儿。这是在犯罪现场，不是上艺术课。”维尔对杰莎指责道。维尔是个瘦瘦的男孩，有着一张酷似年轻时约翰·列侬的脸和一个十足的天才脑子。他是犯罪现场俱乐部的另一名成员。

“维尔，你应该花点时间闻一下花香。”杰莎冲他咧嘴道。

“杰莎，如果你完成了切入点的拍摄，能过来帮我做点什么吗？”在房间那头，克旺警探远远地喊道。

杰莎又拍了几张中程镜头，然后大步走向克旺警探，警探正在和一个身着东印度白衫、黑色宽松裤，脚拖凉鞋的男人谈话。杰莎对普拉卡什·琼斯很熟悉，他是一位牧师，也是普世真理神殿的创始人。普拉卡什大概40岁左右，但是他稚气的脸和长长的红色卷发使他显得格外年轻，令人难以置信；每日严格的瑜伽训练、太极拳、慢跑，再加上中草药补养和严格的日常素食饮食，共同造就了他年轻、健康的外表。

普拉卡什教授讲解瑜伽课，杰莎每周来学两次，而且他还在神殿里做礼拜。普拉卡什也住在神殿一楼圣堂上方的房间里，根据他向克旺警探所做的陈述，不幸的是他昨天晚上出去了，而且独自一人在林中沉思。

关于这个加州人如何远赴尼泊尔和印度寻求启迪，在各领域大师们的指点下，花费多年做研究的故事，杰莎已经听了无数次。回国之后，他便开始把自己在国外学到的东西传授给其他的人，琼斯把他的姓改成了普拉卡什，因为在梵文中，它具有“光明”的意思。许多人觉得把名字改成这样很做作，但是这

些人大部分都是因为鄙视东方或新世纪文化。杰莎认为普拉卡什的名字很适合他；她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任何粗鄙或过激的话。甚至是在有人故意刁难他的时候，他依然很平静，不为所动。杰莎认识不老实、傲慢又令人失望透顶的男人的名字；然而，普拉卡什是这样难得的人，他真实、受人尊敬，可以说他具备了一个理想中的男人所具备的一切，同时他还是一个精神的导师。

杰莎除了崇拜这位普世真理神殿的领导者之外，仅在殿中祷告过一次；毕竟和妈妈一起去做礼拜也不总是那么地无聊。有时候，在周日她会和她的朋友阿莉莎一起去天堂救赎的以色列大地教堂。在这里，受人尊敬的克拉里斯·威廉姆斯牧师叫出了一身的汗，唱诗班哀唱着，伴着牧师的哀号，哈蒙德市的五脏六腑都跟着这个节奏七上八下。杰莎不明白基督教是由什么组成的——她知道基督有它黑暗的一面——但是她想，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能够激起那样的乐曲，一定非常的了不起。

“琼斯告诉我你很熟悉从这个基座上被拿走的雕塑。”克旺警探说。

她的话打断了杰莎的思绪。杰莎点了点头。那是一件非常惊人的艺术品，一件她仰慕已久的艺术品。

“你认为你能根据自己的记忆完全把它画下来吗？”在前几桩案子里，杰莎运用了她的才干，画出了疑犯的肖像，帮助警察寻回了一批价值连城的土著工艺品。

“我可以试一下。”杰莎谦虚地说，但是她知道自己一定能够完美地画出原物的样子，“普拉卡什，你没有留下照片吗？”

“用一件科技产品留住那份妙不可言的东西似乎不合适。”

在她身后，杰莎听到维尔无礼地哼了一声。她忍着笑问警探道：“你有现成的素描纸吗？”

桃乐茜·克旺从她的侦察设备箱里拿出了带有空白纸页的活页笔记本，外加几只削好了的铅笔。杰莎拽起一个练瑜伽的坐垫，盘着腿坐在那儿，开始画起来。普拉卡什斜着身子在她旁边，时不时地会给她提点建议。

舞动的湿婆神，也叫做舞王相，是东方艺术领域常见的主题。但是杰莎知道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那是一件把动态与静止结合到一起的令人费解之物。神被置于一圈火的中央，许多胳膊和腿旋转在燃烧的弧光上。湿婆神的左手生火，右手擎着一只鼓：这象征着毁灭与创造。这件特别的舞王相神像雕刻精细并以金叶镶边。

着手画了 20 分钟后，杰莎回头看了看普拉卡什，希望得到他的认可。

“太神奇了，你简直是个天才。”

“谢谢，普拉卡什。我非常感谢上天让我拥有这样的天赋。”

她把画交给克旺警探，克旺在上面标注了丢失雕像的大小和质地。

然后杰莎注意到了牧师的脸色，他又看了一眼这张画儿，眉头皱了起来。

“有什么问题吗？”

“噢,画得很棒。我只是想……”

警探和杰莎等待着牧师说完。最后,他很庄重地说:“湿婆神用舞蹈来表现创造和毁灭:它们是一体的。有人带走了他,是为了一个理由。我想——他会创造什么?他又会毁灭什么呢?我认为有一些重大的事情即将发生了。”

杰莎的日记

5月1日

我讨厌提起过去的事情。是因为羞耻?还是因为怕受伤害?或许是因为担心别人对自己的想法而害怕对他人提起?除了妈妈和我们去拜访过的愚蠢的心理医生,莎拉是唯一让我能倾诉一切的人。

莎拉是那么地了不起。她住在那么宽敞、讲究的豪宅之中,拥有仆人和各种各样东西——但是她依然那么真诚,和她谈话感觉是那么平常。我对她内心的伤痛感到疑惑。她看起来与丈夫丹尼尔相处得不好。丹尼尔拥有所有的财产。我知道当初她嫁给他是因为爱他,而不是贪图富贵——可是现在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很幸福。不管怎样,与莎拉在一起远比看心理医生的疗效要好。

犯罪现场俱乐部也对我很有益处。尽管有时候觉得压力很大,但是大多数时间参加犯罪现场俱乐部是我早睡早起的一个好理由。对于明天我总是感到特别地兴奋。俱乐部从参议员罗宾斯那里得到巨额补助,以此作为我们在第二件案子里帮助了他儿子的奖励。因此,明天在校园里将会有一个为一栋崭

新的楼房揭幕的仪式——我们自己的专业犯罪实验室，里面设有极其先进的技术装备。

我在想——今天晚上舞神相会在何处呢？虽然不像普拉卡什那样能够看到精神的实在，但是我很好奇：命运的火轮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呢？



第二章

新貌新颜

第二天早上，杰莎开始上她第一时段的课《世界文学》，由罗哈斯老师讲授。

“今天我们将学习《在路上》的开篇部分。目前你们对这本书有什么印象？”

“不可思议，”维尔答道，“全是废话。”

“在哪儿我才能遇到个像迪安·莫里亚蒂那样的小伙子？我要迪安·莫里亚蒂！”梅芙·墨菲舔着嘴唇说道。梅芙总是从头到脚一身黑，头上顶着又长又粗的黑头发。她是犯罪现场俱乐部的一员，也是俱乐部的野孩子。梅芙哥特式的天赋无疑为他们侦查案件增添了活力。

“请严肃一点。”罗哈斯老师恳求道。

杰莎举起手来。

“杰莎！”

“克鲁亚克冲破了世俗的观念，向我们揭示了现实生活光彩之下隐藏的黑暗面，也让我们看到生命中所有的美。这本书很有震撼力。”

杰莎偷偷地朝肯恩·伯南礼那边看了一眼。这位帅气的

男孩正呆呆地看着窗外……她想知道，他是真的对她不感兴趣还是故意躲着不看她？肯恩以前是杰莎的男朋友，直到她碰到他吻另一个女孩。从那以后，她就很少和这个男生说话，也避免提他的名字。

“我希望大家对作者都能有不同的理解，”罗哈斯老师继续说，“克鲁亚克依然是位独特而具有争议的作家，甚至是在他写完这部小说的半个世纪之后。现在我想让大家欣赏一下他著名的引文‘在我的世界里只有疯子。那种疯狂地去爱，疯狂地去说，疯狂地被拯救的人’。分成小组讨论一下这句话在克鲁亚克的一生中有什么意义以及对你自己的意义。”

梅芙问杰莎：“想做我学习上的拍档吗？”

“当然愿意。”

“有没有人没有搭档？”罗哈斯老师问道。

肯恩无奈地举起手。杰莎得意地咧了一下嘴——活该。这时正好有人敲门。

“请进！”老师喊道。

一位优雅的女孩害羞地走进教室，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她。她高高的，细长的双腿，穿着一件红色短裙，非常合身，配着轻舞鞋，浅黑色的长发如丝一般柔软光洁，瀑布似的垂在她的双肩。

“我是新来的同学……办事处让我来这里报到。”她用一种小姑娘的声音说道。

“啊，是的。我听说你要来了，”罗哈斯老师回答道，“你叫什么名字？”

“维罗妮卡‘Veronika’——字母拼的时候是‘k’而不是‘c’——维罗妮卡·阿巴咋纳。”

“欢迎来到弗拉格特许学校，维罗妮卡。”

“谢谢。”

“待在这个地方时间长吗？”

“在弗拉格住了快一年了。我本来打算去别的高中的，可是在填写等候批准的申请人名单时选了这个学校。在那之前，我住在加利福尼亚的长滩。”

杰莎观察到班上的人是如何盯着这位新来的同学：女生们看起来忧心忡忡，就像一群动物眈眈地注视着丛林中新来的野兽；男生们则相反，他们瞪着圆圆的眼睛盯着她，垂涎欲滴。

“噢，上帝！”有个男生突然喊道，“我在《美国偶像》中见过你。”

维罗妮卡闪过一丝诧异的微笑，说道：“我在那儿没待多久……在我离开之前，他们只推出过我的歌。”

那位男生很兴奋，继续说道：“是你唱的那首《圣诞宝贝》。你……太……呃……有天赋了。”杰莎猜他会再补充上另一个形容词——能与满足男性欲望的有关的什么东西——可是他控制了一下，没说出来。

“好，”罗哈斯老师咧着嘴笑道，“弗拉戈斯塔夫特许学校永远都欢迎新天才的到来。维罗妮卡，今天我们讲的是《在路上》。刚刚我给全班布置了任务，两个人一组来完成……刚才是不是有人没有搭档？”

肯恩再次举起手，这一次却是含着笑容。

我认识那种笑容，杰莎想到。那是他学会吉他上的一个新的音符，或者解出了一个谜，才会出现的笑容，或者……他曾经也这样……看过我。

切斯特顿先生是一位与犯罪现场俱乐部合作的老师。放学后，他把俱乐部的成员带到他们的新房子那儿。那是间平房，刚刚完工，外墙上整齐地粉刷着“犯罪现场俱乐部法医学实验室”几个大字。房子里面全是崭新的设备，新购置的一排排最新水平的科技产品。

看见这些仪器，维尔好像从地狱到了天堂，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南希·德鲁也从来没有这样的装备。”卢佩说，她是一个又小又瘦的拉美人。卢佩很像南希·德鲁，杰莎认为。她反应敏锐，通常刻板拘谨，除了有一次……被杰莎看到她和肯恩接吻的那次。

昆警探走了进来，打断了她的思绪。“你们觉得自己的新实验室如何？”这位警官问道。

“太不可思议了。”维尔回答，脸上带着幸福无比的表情。

“都坐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该怎么看。”警探笑着说，“在这儿，我们可能拥有北亚利桑那最先进的犯罪分析设备。”她指向一组大的宽屏监视器，说道，“这些都能够连接到现成的最快、最强大的台式电脑上。”

“哇！”维尔肃然起敬，小声说道，“几乎和我家里的那套系统一样好。”

警探继续说：“我们有孵化器、混合器、搅拌器、离心分离

机……”

“都可以做很棒的鸡尾酒了！”梅芙咯咯笑道。

“闭嘴！我们还未成年呢。”卢佩反驳道。

维尔还在咽着唾沫。

肯恩看起来精神不集中。

“实验室备有一系列的显微镜，”昆警探继续说，显然说得津津有味，“自动化微观定位仪、生物观察仪，还有冶金仪。还有大量光谱分析仪和自动血样分析仪。”她笑着拍了拍一架柜式的大机器，“我们也购买了——你们意想不到的——测谎器，或者叫谎言侦探。”

前一段时间我就该用用它的，杰莎想到，瞅了一眼她的前任男朋友。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最新技术的质谱仪。”昆警探暗示道。但是这对杰莎来说就像是一台洗衣机连接在一架齐胸高的立式电脑和一台检测器上。

“呃，昆警官。”

“什么事，杰莎？”

“什么是质……谱……仪？”见鬼，我总想试着问点智商高的问题，可是每次结果都很愚蠢。

“我听说过，”卢佩大声说，“基本上，这种仪器能够分析出任何化学物品的成分。”

自以为是。“这有什么用？”杰莎追问。

“你没在电视上看过《犯罪现场鉴证科》吗？”卢佩问杰莎。

她点了点头。

"在你看《犯罪现场鉴证科》这部电视剧的时候，他们一半以上的犯罪鉴定用的都是质谱仪，"卢佩解释道，"这种仪器是法医学界最好的设备。"

"看起来要是有人中了毒，它也应该会很有帮助的。"梅芙闪过一丝阴险的微笑。

"施毒术……听起来是出自《马普尔小姐探案》中的悬疑案吧。"卢佩嘲讽道。

"不仅仅是在小说中，"切斯特顿警官说，刚才他一直在安静地听他们谈话。他站了起来，"下毒是狡猾的杀人犯惯用的手法。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苏格拉底、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还有希特勒，都是中毒而死。另外，许多名人也可能是中毒而死——比如亚历山大大帝、莫扎特、拿破仑·波拿巴、查尔斯·达尔文和约瑟夫·斯大林。我们想想……在那个年代要是有质谱仪的话，我们就能够确认他们是否被毒害了。"

"很乐观地说，"昆警探补充道，"现代法医学在毒药研究方面已经取得初步进展。就像切斯特顿警官所说的那样，用毒是杀人犯惯用的手段。如今，已经很少有杀人犯采用这种手段了。最近一年内，美国共逮捕 18000 多名杀人犯，其中仅有 28 人用的是毒药。幸亏有这么棒的仪器！"她的手指滑过质谱仪，"罪犯若用毒杀人，很难侥幸逃脱。"

"可是，"维尔问道，"一些罕见的毒素是不是不会被检测出来呢？"

"任何一种毒素，只要侵入人体，质谱仪就能够检测到。"昆警探答道，"问题是，人体内有那么多的化学成分，寻找一种

罕见毒素就好比大海捞针。如果不知道找什么,那么就有可能找不到。但是话又说回来,用毒已经过时了。"

"呃,切斯特顿警官——"这是肯恩第一次在这次讨论中发言。

"什么事?"切斯特顿问道。

"今天,我答应新来的女同学要开车送她回家。她没有车,在学校认识的人也不多。我可以提前离开吗?"

老师点了点头,肯恩像兔子似的蹦出了门口。

杰莎倒抽了一口气。现在我倒是真想毒死两个人,她想到。





第三章 险境

一个小时后，杰莎回到莎拉·克伦恩大宅的画室开始画画儿。日本长笛的乐声从CD机中传出，飘满了整个屋子。杰莎在画画的时候，才觉得安慰了些。静静地画了大约20分钟后，她才感到自己平静了下来，可以跟莎拉聊天了。她把俱乐部的新实验室和新来的女同学告诉了她的老师。

“她可能没你想得那么糟，”莎拉告诫她，“听起来并不是她主动接近你的前男友，更像是肯恩对她有兴趣啊。”

杰莎皱了皱鼻子：“我再也不想谈及男孩子之类的问题了。我们能说点别的吗？”

“当然。我去给你冲杯清凉茶吧。然后我们再聊，你想聊什么就聊什么。”

“莎拉——”丹尼尔·克伦恩眉头紧锁，从门口探头叫道。他油头粉面，至少比他的妻子要大十岁，他的出现总是让杰莎感到不舒服。“还需要多长时间？”他问道，“我约了重要的客户，希望这间房子能空出来让我们谈生意。”

莎拉吸了口气。“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干涉你的事情，”她厉声说，“我决定什么时候结束就什么时候结束，我想杰莎会

从后面离开,不会影响你们的小聚会。"

在克伦恩转身大步走开的一瞬,杰莎从他的眼睛里捕捉到了一种陌生的表情。那比生气更可怕,几乎就是一种厌恶。

"我——我现在可以走了,"杰莎提议,"我不想给你和你丈夫之间带来任何麻烦。"

"别傻了。你是我的客人。"莎拉安慰她说,但是杰莎能感觉得到她有多么伤心。

"看起来你也有点男人的问题。"杰莎小声说道。

莎拉耸了耸肩:"这并不是我梦想的婚姻。可是我一直在努力地认为起码有半杯水存在,而不是有半杯是空的。"

"听起来有点像普拉卡什会说的话。"

莎拉笑了:"是的。我是从他那儿学到的。"

杰莎在指缝间转动着画笔:"你去神殿的次数比我多啊——普拉卡什是真的存在吗?我是说,真是很难找到像他那么好的男人了。"

"我认识普拉卡什已经有三年了,"莎拉回答说,"那个时候,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脾气,也没见过他对任何人恶语相向。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他是弗拉格斯塔夫最典型的单身汉。他有女朋友吗?"

"正经说,他没有。"莎拉看了一眼杰莎,一撇嘴,神秘地笑了,"我碰巧知道他经常和神殿里的一个女人见面。他们的关系不一般。"

"那个女人是谁?"

莎拉摇了摇头:"我不能说。他们现在在一起是他们的自

由。或许某一天……"她叹了口气。

她看起来好伤心，杰莎想。她这么担忧普拉卡什与那个女人的关系，一定是很在乎他。

"莎拉！"克伦恩先生一边上楼一边喊道，"我告诉过你我有客人需要房间。我要怎么样你才会让这个孩子离开这儿？"

莎拉的眼中闪着怒火，可是杰莎已经没有任何喝清凉茶的心情了。"我觉得这幅画就要完成了，"她跟莎拉说，"现在我能把它带回家里吗？我一定会小心，不会抹掉颜料的。"

莎拉·伦恩摇头说："为什么不把画儿留在这里，等干了再走呢？我想再多看一会儿，说不定能为下周想出点其他的建议。杰莎，丹尼尔对你那么粗鲁，我很抱歉。"

"没关系，莎拉。再次谢谢你能继续教我。我知道你要是用在自己的绘画事业上会赚更多。"

"别那么傻。跟你在一起我很快乐。"莎拉·伦恩从椅子上站起来，拥抱了杰莎，"我从来没有一个小妹妹，要是有的话，我想她的相貌和声音应该和你很像。"

杰莎喜欢得到别人的肯定。有时候她会觉得只有莎拉、普拉卡什还有妈妈是世界上真正了解她的人——也只有他们现在还依然珍惜着她。

"下周某个时间？"杰莎走时问道。

"一定！"莎拉答道。

杰莎离开的时候，她回头看了看。莎拉正站在楼上画室外面的阳台上。她挥了挥手，杰莎也向她的老师挥了挥手。"再见！"她喊道。

从克伦恩家出来后,杰莎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北亚利桑那大学的图书馆,在路上的一家自然食品店,杰莎顺便买了点晚餐。然后在图书馆里做完了家庭作业。她知道有些同学——比如维尔和卢佩——不需要怎么努力,却还是拿高分。其他的学生,譬如梅芙,一点都不在乎成败得失。但是对于杰莎来说,如果不努力就不会走得更远,她很看重自己的成绩,因此她需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中花点时间学习。学校图书馆就是最好的地方,在那儿她能静下心来,完成她的作业。

到9点半为止,大脑有多大容量,她就尽可能地把代数和世界文学的所有内容都装了进去。她离开图书馆,取回自行车,打开电池供电的车头灯和尾灯,回家去了。她的家在北面,离这儿一英里,是一座红色的小石屋,里面只有她和母亲两个人,还有两只猫。她一踏进家门,就闻到一阵叶子燃烧的味道。

"妈妈,整个屋子都是一种臭罐子味儿。"她叫道。

"嘿,杰莎,来拥抱一下。今天晚上我好孤独。"她的妈妈紧紧地抱住了她。

杰莎挣脱开:"我一直都在跟你说,总有一天你会被抓到的——那个时候我该怎么办?"

"杰莎,我试过了。我们为何不能做朋友呢?"

杰莎叹了口气。"当然可以,妈妈。"有时候她搞不清楚她们两个究竟谁是大人谁是孩子,"我想看一下新闻你不介意吧?"

"你看那个干什么? 它们总是那么消极。"

"我想了解一下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

"我聪明的女儿,我为你感到骄傲。"她的妈妈又搂住了她。

杰莎扑通一下坐在一张绿色的长沙发上;可是弹簧太短,她陷到中间,差点就触到了地板。她够到电视遥控器。"哎呀!"她叫道,一只小爪子抓住了她的一绺头发,"斯特拉——坏猫!"她按了一下遥控器,KFLG 电视台的十点新闻已经开始了。

"弗拉格斯塔夫哀伤的一天,"新闻主播拖长了声音说道,"今天晚上,当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之一与世长辞。"

"什么?"杰莎跳了起来。

新闻播音员继续说:"全国知名画家莎拉·布朗被曝于今天晚上逝世,看样子是死于心脏病突发,年仅 28 岁。"

遥控器从杰莎的手中滑落。

半个小时后,杰莎才缓过神来,她翻开手机。通了几分钟的电话,她的眉头皱了起来。关掉手机后,问道:"妈妈,我能开车吗?"

"亲爱的,当然可以。但别在外面逗留得太晚啊!"

"我会尽快回来的。谢谢你,妈妈。"她亲了妈妈一下,道了声晚安,就出了门。

一离开家,杰莎就闻到她衣服和头发上附着的甜甜的味道。她顺手从她的大皮夹中拖出了一瓶香水,浑身上下洒了洒,那是她最喜欢的广藿香和蜂蜜味儿。没有理由对昆警探撒谎,她想到,心里乱糟糟地,尽管现在还没有什么看起来那么严重。她不相信莎拉真的死了。她不可能有心脏病的,不可能。

杰莎的脑袋急速地运转，等她把妈妈生了锈的旧旅行车开到克伦恩的大宅外，这才意识到她已经到了。一对巡逻警车停在车道上。杰莎敲了敲门，一位警察给她开了门。

“走吧，孩子，此时走访可不是个好时候。”

“可是我是犯罪现场俱乐部的杰莎·卡特，昆警探要我来的。”

这位警察怀疑地看了她一眼。

“让她进来吧，帕克警官。”一个女人的声音从这位警察身后传来，“是我告诉她过来的。”

他让到一边放杰莎进来。

“哦——哦——”杰莎凝视着躺在客厅地板上的那个人。她抓住椅背，以免自己会跌倒。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她的内心不断地翻腾。

“哦，杰莎，我早就该想到你会这样的！”桃乐西·昆挽着杰莎的胳膊，把她带到了门外，“我忘了你以前从来没亲自接触过死亡现场。我们出去一会儿，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谢……谢……你。”杰莎被警探带到宽阔的走廊上，那儿有一把豪华的木质长椅，她坐下来，感到双腿发软。她蜷起身体，克制着自己的眼泪。

昆警探坐在了她的身旁：“你确定自己还好吗？”

杰莎点了点头，依然说不出话来。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吗？”

“我和莎拉在一起——呃，克伦恩夫人——今天下午。她是我的私人美术老师。”

“哦，杰莎，我很抱歉。怪不得你如此地伤心。要是我早知道你认识她的话，就会坚持到别的地方见面了。你们关系近吗？”

“很近。”

警探露出思虑的神情：“我知道你很痛苦，杰莎，但是你可以帮我解决一些问题。你能挺得住吗？”

杰莎又点了点头。

“好，谢谢你。”昆警探锁起眉头，陷入沉思，“你知道克伦恩有过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吗？”

“不可能的。她是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她练习……我是说，她过去每周三次练瑜伽，经常慢跑——是过去经常，我是说——沿着山路。”

“当她和你在一起时，从来没有抱怨过哪儿疼吗？她会经常地喘不过气来吗？她曾经提过胸口疼吗？”

“没有！”杰莎压低了声音悄悄地对她说，“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昆警探。我得告诉你——莎拉的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甚至是在几个小时之前。那时我就在这儿，跟她在一起。她很好。不可能会突发心脏病的。”

警探小声问道：“你怀疑有人从中捣鬼？”

杰莎转身看着昆警探的眼睛，说道：“是的。”

“你有怀疑的对象吗？”

“她的丈夫。”杰莎说得很轻，警探靠她近了点，“他对她不好。今天下午我在这儿的时候，他们还争吵过。”

“他威胁过她吗？”

“没有。可是他盯着她——他看起来很恨她。”

昆警探想了想:“可是今天晚上他似乎伤心欲绝,确实非常难过。”

杰莎犹豫了一下。“他难道不会演戏吗?”她终于问道,“你以前见过有人这么做吗? 那种真正有罪的人?”

昆警探沉默了好一会儿。“是的,”她最后说道,“我见过。我会让验尸官仔细地检查克伦恩夫人的遗体。我会对任何不正常的地方保持警觉。”

杰莎长长地舒了口气,才意识到自己一直那么紧张。她知道,这就是现在她能为莎拉所做的一切了。“谢谢你,昆警探。”她说。

警探把手搭在这位女孩的肩膀上说:“看到你那么失落,我很抱歉。相信我,我会还你朋友一个公道。”

杰莎点了点头,强忍着泛出的泪水。她站起来,朝妈妈的车旁走去。当她一离开那幢大宅,就一头倒在了方向盘上。此时再不需要和眼泪做斗争了。

杰莎到家的时候已经11点半了,可是她并没有觉得疲惫。她回到自己的房间,漫不经心地弹着吉他;虽然肯恩和卡洛斯才是他们乐队的乐手,可是她也会弹几首,常常弹弹吉他自娱自乐。今晚,她哼起了那首悲伤的老歌:“再见了,再见了,我是那么地爱你却无法言喻。”

她哭得太伤心了,再也唱不下去了。她放下吉他,从床边抽屉里抽出了日记本。

杰莎的日记

5月2号

你曾经说过我是你的小妹妹，

我也一样。

温柔的天使，

获得灵感的艺术家，

最真挚的朋友，

你是否还在，在另一个世界？

上周日，以色列大地教堂的唱诗班唱起了《荣耀之地》，歌声澎湃。

他们就好像……

像历史上最棒的音乐会，

像永无止境的宴会，

像幸福，

像嫁给了宇宙中最伟大的爱人。

那是你现在的居所吗？

你幸福——我是说真的幸福吗？

今晚你会绘出什么惊人的画卷？

我知道这不是意外，

不是突发的健康问题。

他是怎样把你的生命夺走？

是他让你窒息？

哦，这么想太可怕了。

是他下毒杀了你吗？

莎拉,我发誓我会用最宝贵的东西,

永远,

永远,

都不会忘记你,

永远!

我答应你,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直到水落石出,还你公道!



第四章

杰莎身边的女孩

第二天午饭的时候，根源摇滚乐队的成员莱德、怀特和布鲁斯开始彩排。杰莎是这个乐队的领唱，但是现在她却躲着他们，这样就不必看到他们的贝斯手——她的前任男友肯恩。她不想练，就在校园旁的小树林中散步，想着莎拉，不知道昆警探是否能发现什么。

杰莎回到了学校，听到了乐队正在演奏那首熟悉的歌。可是——

是谁代替了我？

杰莎跑进楼里，音乐教室开着门。她看到维罗妮卡站在那儿，对着话筒有感情地低吟着，像舔棒棒糖似的，几乎要舔掉这只金属管。杰莎斜靠在门上，双手合抱，怒容满面，就这样一直等到乐队结束了排练。

“她在这儿做什么？”

“你没在这儿参加排练，我们需要歌手，所以……”乐队的主吉他手卡洛斯说，声音越来越小。肯恩眼瞅着地，什么也没说。

“我得……去看医生！”杰莎反驳道。

“上个月你天天都去看医生吗?”卡洛斯将信将疑。

杰莎耸肩道:“她不能唱那一段——那是属于我的。”

“我真不想引起什么麻烦。”维罗妮卡用小女孩的声音说道。

“怎么会呢?”鼓手斯迪克斯安慰她说。

杰莎用手指着自己说道:“我才是乐队的歌手,不需要其他人。”

“你们可以一起唱。”肯恩说,“今天是维罗妮卡和我们一起排的节目,所以由她来唱。杰莎,你可以伴唱,或是与维罗妮卡和声。”

杰莎觉得自己就像是煮沸的水壶。在歇斯底里之前,她转过身,大步走开了。

梅芙靠在走廊的储物柜上,当杰莎怒气冲天地经过时,她喊了一声“嘿!”

杰莎停下来问道:“什么事?”

“咱们一起玩个巫毒娃娃的游戏吧?”

“那个真的管用吗?”

梅芙咧嘴笑道:“不管用,不过这样你会感觉好点的。”

放学后,杰莎提前在犯罪现场俱乐部外面等着。当看到肯恩走近的时候,她走到他的面前。

“我们应该谈谈。”

“有必要吗?”

“你不觉得你现在开始追另一个女孩子也太快了点吗?露比怎么办?我还以为你喜欢的人是露比。”

“谁告诉你我在追求别人?”肯恩看起来很不自在。

“别在我面前装傻。”

“维罗妮卡是新来的,在这个学校她需要朋友。我只是向她表示友好。”

“是啊!”杰莎笑道,“原来你是在帮一个可怜的小孤独鬼适应弗拉格特许学校?”

“是的,就是这样。”

“你撒谎。”

“而且,杰莎,是你说过咱们现在各自无论跟谁约会都是各自的自由。”

“我是说过,可是我的意思是……是后来,而不是马上!”

“已经六个周了。”

这时切斯特顿老师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在里面喊道:“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要谈的内容很重要!”

杰莎最后瞪了一眼她的前任男友,跺着脚走进了实验室。肯恩跟在她后面,可是她注意到肯恩坐在了离她尽可能远的地方。

昆警探冲他们点了点头:“很不幸地告诉大家,关于被偷雕像的这起案子我们还是没找到新的线索。我们已经详细地分析了在犯罪现场上疑犯留下的所有证据。做这件案子的人异常狡猾。”

那么他为什么要把盆栽推到了呢?杰莎想到,可是不等她开口,昆警探又继续说起来了,把杰莎所有关于雕像的想法一扫而空。

“同时，”昆警探说，“我一直在调查莎拉·伦恩太太突然死亡的事情。我仔细地检查了她死亡的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情况——没有挣扎和人为的迹象。验尸官也已经做过全面检查。”杰莎知道昆警探故意压低了声音，放慢了语速，以为这样她就不会太伤心。

“有任何窒息或是中毒的迹象吗？”卢佩问道。

昆警探摇了摇头：“据验尸官所说，克伦恩太太在死之前倒是喝了些清凉茶。克伦恩先生说那是她平常的习惯。在验尸官的血液鉴定中也并未发现什么异常，没有扼杀或运用其他暴力致死的痕迹。应该说，她是死于心脏病。”

“你能再更加彻底地检查一遍吗？刚刚提到的清凉茶就有可能被人放了毒啊！”杰莎急切地说。

“是的，我也想到了。验尸官的报告已经出来了。今天，在维尔的帮助下，我又做了一次检验。我已经尽力了，杰莎。”

杰莎站起身，维尔走到质谱仪旁。“这是昆警探从验尸官那儿借来的。”他举着一只装满浓浓的红色液体的试管说。

“那是……”杰莎咬着嘴唇，已经无法再问下去。

“莎拉·伦恩的血。”维尔实事求是地说。

杰莎握紧了拳头，竭力保持镇定。

“切斯特顿老师取消了我的体育课，让我今天下午检测一下这个样本。在这台机器开始工作之前，还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维尔指着质谱仪说。

“你发现了什么？”杰莎问道，努力掩饰着自己急躁的心情。

“我检查一下血液中有没有砒霜、士的宁、金属铊、安非他命，”维尔圈起指头数着，“氰化物，还有磷酸盐。”

“结果呢?”杰莎忍不住高声问道。

“什么都没有。”

杰莎一屁股瘫在椅子上:“难道你不能再好好看看? 一定会有其他的毒素。”

“我们会看的——如果我们明白自己找什么的话。”

“很抱歉，”昆警探说，“现在案子就算结了——或更确切地说，这是个从未开始过的案子。对于这个不幸的死亡，我们已经彻底展开过详细地调查，莎拉·伦恩确实是死于心脏病。那么健康的一位年轻人就这样死去，的确是一个罕见的悲剧，可是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

“但是她的丈夫对她不好……”杰莎不相信犯罪现场俱乐部会还她的朋友一个公道。

“半数已经结婚的人都说与自己的伴侣生活不幸福。”昆警探很温柔地说，“但那并不能说明他们会杀害彼此。”

杰莎的日记

5月3日

厌倦了生命。

完全的。

那个不该被提到的人是个十足的蠢货。

为什么我曾经那么喜欢他?

更加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现在我还是那么在乎他?

或许原因很多,可是现在我不想记起那些。

我想大声地呼喊。

或者掐住某个人的脖子,看着他两眼发直地盯着那个自以为是的模特儿。

为什么她非得要来弗拉格特许学校?

她在试图破坏我生命中仅存的那点幸福。

然而,更糟的是,我必须应对莎拉的死。我过去总认为,昆警探、切斯特顿老师,还有俱乐部所有的孩子都是那么聪明,都比我有才智。

可是现在我不再肯定了。

莎拉不可能那么巧地突发心脏病。

是他干的。

我发誓一定是他。

可是他是怎么干的呢?

肯定是用了别的毒,一种维尔没有检测过的毒素。

或是一种放射性物质?我曾在什么地方读到过,一个前苏联间谍就死于一种放射性毒素,这种毒素是致命的,而且极其微小,都可以放在针尖上。

我得去向昆警探证实一下。

我不会让丹尼尔·克伦恩逃脱的。

警察局和犯罪现场俱乐部可以放弃。好,那就让他们放弃好了。那些懦夫。

我会还你一个公道的,莎拉。即使是冒着生命危险。

而且我是心甘情愿的。

第五章 私人侦查

由于一个老师有事，第二天上午学校就没课了。卡洛斯给杰莎发了条短信：乐队排练，上午10点。

如果他们认为我会站在那个"美国娃娃"的旁边唱歌，他们最好重新考虑一下，杰莎告诉自己。她借了妈妈的车，沿着林区道路开往克伦恩的大宅。是行动的时候了。

一个女佣开门道："有事吗？"

"我把画儿落在这儿了。"杰莎用她最具女人味的声音说，"我可以取走吗？"

"当然。"这位仆人往后站了站，让她过去，"你自己能找到去克伦恩太太——画室的路吗？"

"我想会的，"杰莎天真地回答，"虽然在这儿我有时候会糊里糊涂的。这儿太大了！"

"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就叫我，"这个女人告诉她，"我去打扫一下这个地方。"

太棒了！你去吧。杰莎踩着楼梯，爬到顶层。她窥了一眼与莎拉的画室连在一起的那个房间。房间的一端摆着一个小神坛，上面有一尊铜佛和几支花瓶，瓶中插满的鲜花已经枯萎。

神坛和花瓶的前面有一个厚厚的枕头。这是莎拉的禅房。那儿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迹象,杰莎就走开了。确切地说,我来这儿到底是为了找到什么呢?她想。

另一间房内有一张大床,上面铺着丝质的红色被褥。床边的柜子上摆着好几张莎拉和丹尼尔的照片,他们拥抱着,欢笑着。或许他们相处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明显,他们睡在一起,而且他们在照片里看起来是那么幸福。难道我错怪他了吗?

离开了这儿,杰莎走到画室,从画架上取下自己的画。她挤掉眼中的泪水,回忆着就在几天之前,她还和莎拉在这间房子里互诉心事。她再也听不到莎拉对她画这幅画所提的建议了。她的泪水涌出眼眶,顺着脸颊滚落下来。

她下了楼,刚要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听到耳房那边传来一声大笑。她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偷偷地向房间一角看去。

有两个人斜躺在沙发上。虽然那个男的背对着她,但是她确定那就是丹尼尔·克伦恩。至于那个女的,她只能看到她两条长长的细腿,还有搭在沙发扶手上的一头长发。杰莎像猫似的小心翼翼地将画放在地上,打开了手机。

这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照相机,至少足够向世界说明丹尼尔·克伦恩在他妻子惨痛地死去后恢复得有多么神速。

就在杰莎要按键的一刹那,一个女人的声音吓了她一跳:“嗨!你在干什么?”

第二天,俱乐部开会,切斯特顿老师讲着讲着,杰莎就走了神。

“苏珊·布朗把抗冻剂放在了蛋糕中，杀死了她的丈夫，”切斯特顿老师说，“当验尸结果证明是谋杀，而且所有证据都指证她的时候，她才认了罪——但是却还为自己的行为做辩护，说是因为她的丈夫和另一个比她年轻的女人有染。所以我今天的问题就是——你们对苏珊·布朗是什么看法？她是不是疯了？是不是一个与现实脱节的精神崩溃的女人？或者是一个有极度嫉妒心理的正常人？”

“她肯定是疯了，”维尔说道，“她的行为完全不合逻辑。她应该杀掉的是她丈夫的情人，而不是她的丈夫。”

她应该把他们俩都杀了，杰莎想。

“可是人们不能总是符合逻辑的，”卢佩插嘴道，“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的感觉，而不是根据事实。”

“说得对，”切斯特顿老师附和道，“尽管我们的情绪背后隐藏着很多想象不到的理智的因素。就拿嫉妒心——这种最强烈但也最具毁灭性的情绪来说，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去嫉妒呢？”

“物竞天择，”维尔说，“有嫉妒心的人更容易把基因传给下一代。这是我们的身体为确保我们在繁殖的斗争中获胜的一种方式。”

“哇，你好浪漫啊，”梅芙说，“我看你是想用刚才那句话开个头搭讪吧，‘嘿，女士们，想和我一起赢得生物学头奖吗？’”

“维尔和进化论生物学家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切斯特顿老师证实道，“嫉妒——甚至会要命的嫉妒——看起来我们天生就有。在一项针对全世界人的调查之中，百分之八十的女人

和百分之九十的男人都曾想过要杀人，甚至还详细地设想过具体该怎么去做。你们能猜到他们产生这种杀人的念头，其第一大原因是什么吗？”

“嫉妒。”卢佩回答。

“说得对。甚至有更加凶恶的事情。另一项调查发现，他们中有半数人承认会真的杀死他们不忠的爱人，只要他们确定不会被抓到。”

肯恩一直在笔记本上涂鸦，这时他抬起头来：“切斯特顿老师、维尔，你们假定人类只是物品，只有躯体、脑子里充满化学物质。可是如果人们是精神的产物——比骨肉身躯更丰富，比生物学更高深——那么，嫉妒就会成为一种不正常、不合理的存在。就会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杰莎皱起眉头。如果我对维罗妮卡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我一点都不会感到罪恶。她把这丑恶的想法抛掷到一边，意识到切斯特顿老师所讨论的可能会与她的良师益友有关系。是什么让丹尼尔·克伦恩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呢？如果切斯特顿老师说得对的话，那么比起她的丈夫，莎拉看起来更有可能去杀人。

这个案子一定是漏掉了点什么。

第二天午饭的时候，杰莎坐在啤酒桌旁，挨着维尔。一会儿卢佩就加入了他们。

“你们收到短信了吗？”维尔向姑娘们问道。

杰莎耸了耸肩：“我没看。”

“放学后，昆警探要给俱乐部成员开个特殊的会议，”卢佩

说,“她说被偷雕塑的案子有了新的进展。”

卢佩在说的时候,梅芙和她的朋友肖恩也凑到桌旁。“讨厌,”肖恩说,“破坏了我们的计划。”

杰莎翘起眉毛:“计划?”

“我们要一起去商店买春日狂欢舞会的礼服。”梅芙解释道。

“你打算和什么人一起去舞会?”肖恩问卢佩。

卢佩看了一眼维尔,笑了。

“你们俩?”肖恩明显地大吃一惊。

维尔红了脸:“我们完全是纯友谊的关系。”

“我们只是朋友,”卢佩异口同声地宣布,“跟爱情没有关系。”

“我的女朋友不喜欢跳舞。”维尔补充道。

“你的女朋友?”梅芙扬起眉毛盯着他问道。

“怎么? 网虫就找不到女朋友了?”他觉得很受辱。

“我们只是不知道你这位特别的网虫早就有了心仪的人。”显然肖恩也感到很好奇。

“她是谁?”梅芙追问道。

“QT 可爱妞。”

“那是个名字吗?”梅芙露出怀疑的神情,“你自己编的吧?”

“那是她的网名。”维尔回答。

“哈,她是你网上的女友。现在总算搞清楚了。”

“那又怎么样? 据专家说,那是开始一段关系的最好方式。”

“你见过她吗?”梅芙想知道。

“没有,不过我有她的照片。”维尔拿出钱包,把它翻开。

肖恩笑着说道:“还可以!”

梅芙戳了一下他的肋骨:“你静一静吧。”

卢佩瞟了一眼照片,皱起了额头:“呃,维尔? QT 有点像我曾经在《青少年模特》杂志上见过的一个女孩。”

“真的吗? 她是个模特儿? 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这不是我想要说的。你知道,有时候……呃,人们在网络世界中的关系,他们并不一定就跟照片上的……哦,天哪,我该怎么形容呢?”

维尔感到很不舒服,就转移了话题:“那么杰莎,你打算去春日狂欢的舞会吗?”

杰莎看着地板,说不出话来。她还没回答,肖恩就说:“你听说了吗?”

她抬起头:“听说什么?”

“肯恩邀请了维罗妮卡去舞会。他们看来真要成为新一对儿了——”梅芙用胳膊肘又戳了他一下,他突然停住了,“哎唷! 我都说了些什么?”

“对不起。”杰莎低声道,她从桌旁站起来,“我得去学习了。”

那天下午,犯罪现场俱乐部的成员们都到了实验室。杰莎一直盯着肯恩,看着他穿过实验室。她真希望自己拥有超自然的法力,就像许多虚构的超级英雄,用她能够燃烧的目光把眼前这个男生化为灰烬。

昆警探站在他们面前，带着一个大纸板箱。她指着它说："我们的好消息就是——我们发现了被盗的雕塑。"

"那坏消息呢？"卢佩兴致大发。

昆打开了箱盖，拖出了一只金色胳膊，一具金色身躯，身子已经碎了一半，最后是断掉的金色头部。

杰莎叹道："哦，不。"

"他们从哪儿找到的？"梅芙问道。

"在市中心的大垃圾桶里。"

"有指纹吗？或是工具的痕迹？"维尔问道。

"没有指纹。可能是被长柄大锤砸碎的。"

"可是为什么呢？"杰莎感到怒火上升。

"是不欣赏东方艺术的人干的吗？"梅芙问道。

"看起来，这样做要比'不欣赏'严重得多，"切斯特顿老师说，"要我说这表达了一种对这个神——或者对和此神有关之人的极度愤恨。"

"是因恨而生的犯罪吗？"维尔低声道，"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因仇恨而去杀死那些天天去拜佛的'新时代'人类。"

"万事皆有可能。"切斯特顿答道。

"说到万事皆有可能，"杰莎说，"你检查过莎拉——克伦恩太太血液中是否有铀这种毒素吗？"她知道自己有点死脑筋，可是她就是忍不住。

"事实正好相反，"昆警探答道，"而且那已经不再是我们要调查的案子，杰莎。不记得了？"

"没有任何别的化学物质吗？"杰莎坚持问。

"她死于心脏病,"警探说,"我知道你很伤心,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我们言归正传,而且——"

"等一下,"杰莎恳求道,"我还有个新发现没有告诉你。请看看我在克伦恩的家里看到了什么。"她从包里拿出了一叠照片,传给大家。

"哇唔——狗仔队杰莎!"梅芙大声叫道。

"真恶心!"维尔说,"你喜欢做窥视狂还是怎么?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些东西?"

"这是克伦恩先生吗?"卢佩问道。

杰莎点头道:"嗯。"

"那么,这位——女士呢?"切斯特顿老师问道。

"不知道。"

"接下来又发生什么了?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更有趣的事了?"梅芙探过身去,舔着嘴唇。

卢佩怒视着这个穿得一身黑的女生:"你确实很恶心。"

"拍照的时候,他家的女佣看到了我,"杰莎解释道,"我必须得马上离开。"

"克伦恩先生看见你了吗?"

"谢天谢地,他没有。我跟那个女佣说我喜欢这个房间,想把它的装潢拍下来。"

梅芙很厌烦地说:"这是我曾听到的最糟糕的理由。"

"她相信你吗?"卢佩问道。

"我不确定。我没再逗留多久——就赶紧跑出了门。"

卢佩扭着嘴,低头看着照片:"我敢肯定克伦恩先生失去

了自己的妻子之后，确实崩溃得很。”

“这并不能证明什么，”警探最后加了一句，“我必须提醒大家——克伦恩太太是死于心脏病。”

“什么？”杰莎生气道，“你为什么还是那么说？这至少证明了他根本不爱自己的妻子。他是一个肮脏的骗子！”

“很多男人都欺骗自己的妻子——在她活着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对妻子不忠。”

“可是——”

“杰莎，很抱歉。但这并不是什么证据。”

“等一下，”杰莎坚持道，“我最后一次和莎拉在一起的时候，她曾对丹尼尔说过一句话，‘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干涉你的事情。’我本以为这个‘事情’是生意上的事，可是现在看来——”

桃乐西·昆摇了摇头：“这些照片确实会让克伦恩先生很难堪，可是并不能表明他有什么违法的迹象，更不能作为谋杀的证据。更进一步说，杰莎，你的所作所为才是不合法的——是侵犯别人隐私权的行为。这些照片一旦暴露出去，他就可以起诉你。根据他现在的名望，他很有可能会那么做。”

杰莎咬着嘴。

我努力了，莎拉，可是为什么我所做的一切到头来都是错的。

但是我是不会放弃的。

第六章

最黑暗的时刻

“莎拉·伦恩靓丽动人。她是一个天使，一把燃烧的火。她是一盏灯，温暖着我们，照亮了我们的路，她用她的热情点燃了我们。”

普拉卡什的声音在颤抖，就好像情感已经战胜了自己。他穿着一件微微泛光的触地长袍，没有什么笔记，也没拿什么神的圣言书。大约有一百双眼睛在注视着他，对着手持的小蜡烛燃起的火苗沉思着。

杰莎知道莎拉的遗体还在太平间里放着。昆警探早已说服验尸官，让他推迟把遗体交给克伦恩先生的时间——只是以防万一。但是普拉卡什已经决定提前进行追悼仪式。

杰莎朝丹尼尔·克伦恩坐的那边看了一眼，他正拿着手绢抹着眼睛。尽管如此，杰莎在他脸上找不到一丝忧伤。事实上，她会想——或只是她的幻想而已——这位富有的商人正盯着普拉卡什，带着莎拉死的那天下午，她从那家伙脸上看到的那种愤恨。

牧师继续讲着，杰莎听到了他破碎的声音。“就好比一团火焰生生不灭，莎拉的光芒永远不会消失。而且，它会继续下

去，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存在，一种我们想象不到的存在。”

杰莎发现自己根本无法集中精神去听普拉卡什的话。在她的脑海中，她看到莎拉在上瑜伽课，她单脚站立，胳膊直直地向外伸展，其完美的姿势宛如一位芭蕾舞演员，既显优雅而又惊人的平稳。接着，杰莎看到莎拉在画室里；她想起了莎拉把手贴在她脸上的那份温情……

神殿的中央有一个画架，画架上竖着与莎拉等身的照片。普拉卡什对着照片做手势，邀吊唁者上前：“来吧！把你们的睿智哲思送给离我们而去的亲人。”

杰莎在队伍中等着轮到自己，然后面对她朋友的微笑。莎拉，如果你能听到我说话，我想让你知道——我没有放弃。我保证，我一定会找出杀你的凶手。虽然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可是我会坚持下去。如果我只剩下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还你一个公道。

越过照片，她发现丹尼尔·克伦恩就站在她面前招呼吊唁的人。他僵硬地向杰莎伸出手，可是杰莎看到他牙床咬得紧紧的。她迅速地和他握了手，极力掩饰着自己的不安，继续向前走去。

她缓缓地走过去和普拉卡什谈话。“当你提到莎拉的时候，听起来是那么伤心。”她说。

他点头道：“我为她的丧生感到难过。她对于我是那么珍贵。从你的脸上可以看出，你也一样的伤心。”

杰莎点了点头：“她是我的美术老师——或许也是我最亲近的朋友。”

"对你来说，她的死是多么地让人难以忍受。"牧师说，"她走了，你还有别的朋友倾吐心事吗？那种能够理解你伤心事的人？"

"没有了。"杰莎看着他的眼睛，感到自己想要向他倾诉，"我曾经有过一个稳定的男朋友。可是他欺骗了我。我愚蠢地爱上了他。"她忍住将要溢出的泪水，"我猜我是个差劲的傻瓜，现在还爱着他。"

"不。"牧师摇了摇头，"你一点都不愚蠢。我体会到你被深深地伤害过，或许很长时间以前——然而那时你不顾一切地爱他，冒冒失失地相信着这个年轻人。跟着自己的心走是永远都不会有错的，即使它给你带来过伤痛。"他停下来，看着她的眼睛，"当我看着你时，杰莎·卡特，我看到了一个智慧的灵魂。"

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聪明。可是她不愿跟普拉卡什谈论她自己。她突然问道："普拉卡什，你知不知道神殿里是否会有人有动机去……去伤害莎拉吗？"

普拉卡什很吃惊："在神殿里？当然不会。"他的脸变得僵硬，眼中褪去了那份友善；杰莎意识到她从来没见过他如此生气。但是他很快便轻声借口说要收拾夜间服务用的圣物离开了，杰莎感到很疑惑，以前她是否想象过从他眼中瞥见的那种愤怒。

杰莎看着她的妈妈，希望她准备和孙先走了，可是她的妈妈却一直在讲啊……讲啊。终于，她对母亲说她该回家了。

"一个人吗？在深夜？不行，杰莎，都快 10 点了。"

杰莎翻着眼睛："我知道，妈妈。这就是我要走的原因。我没事。我现在是大人了。"

"那好吧，小心点。"她的母亲紧紧地抱了抱她，"今天晚上我可能要陪孙先——互相安慰一下。"她用手背擦了擦湿润的眼睛。

你们是想酩酊大醉吧。"随便你了，妈妈。"说完，杰莎便离开了，消失在黑夜之中。

她在回家的路上刚好经过"轨道以南"，这是那天晚上里德、怀特和布鲁斯表演所在的俱乐部。她知道以前在乐队，她从未错过一场演出。现在，维罗妮卡大概替代了她，没有人会想她……

走过俱乐部的时候，人们拥入人行道。她不想却偏偏听到了他们的评价：

"那个新来的小妞儿真性感！"

"我恨不得马上再看一次他们的演出。"

"他们以前的主唱不是另外一个女孩吗？"

杰莎握紧拳头，走得更快了，但是他们的声音好像在跟着她一样。

"是的，一个金黄色头发的妞儿——有点胖。"

杰莎感到皮肤像在灼烧。

"新歌手叫什么名字？"

"维罗妮卡（Veronika）——中间是'k'而不是'c'。"

"维—罗—妮—卡，我梦中的女孩儿……"

杰莎跌跌撞撞地停了下来，靠在一间空仓库的墙上，啜泣

着。

“嘿，丫头。”梅芙的胳膊搭在了她的肩上，杰莎吃了一惊。“还不是世界末日呢！”梅芙靠在她耳边轻声说，“名字带‘k’的维罗妮卡唱得还没你一半好呢。”

“还有人会关心她唱得怎么样吗？”杰莎听到了自己苦涩的声音。

这时她看到了肯恩。她离开梅芙，走到肯恩的面前，双手叉腰。

“哦……你好，杰……杰莎，”他吞吞吐吐地说，“我们很想你。”

“我肯定你是的。尤其是身边有个维罗妮卡。这是怎么了，难道你对她的表现不满意吗？”

肯恩朝杰莎的身后看了看，很明显，他想找一条逃生路线。

“那么她现在在哪儿？”杰莎带着嘲弄的口吻。

“她回去睡觉了。”肯恩咕哝道。

“什么，没有她的新任男友在身边？”杰莎质问道。

“她的——”杰莎感到她从未见过肯恩如此狼狈，“她说她正好遇见了一些老朋友。他们就一起坐上一辆别致豪华轿车离开了。”

“真酷啊，”杰莎厉声说，“一定很美啊。”

肯恩耸了耸肩：“杰莎，我想对你说，我——我确实，确实很抱歉……我——”

“是啊，你很抱歉，很好。一声抱歉就是换回一个朋友的借口。”她转身朝家里走去。

她大步流星地走着，谁也没有看到，突然有人撞了她一下。她瞥了一眼，只看到一件长长的外套、一顶牛仔帽和阴影中一张黑色的脸，她感到有样边边角角的东西塞进了她的手中。她还没能反应过来，他已经走过去，消失在人群中。她四处看了看，在不断从俱乐部涌出的人群中寻找着，然后看了一眼手中的包裹。

那是个大的黄色信封，办公室里常用的那一种。外皮没有标记。她撕开信封——当她看到里面的东西时，她喘了口气。

是杰莎的一张照片；她认出那是她在"我的空间"网站上的头像。有人在她的脸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红×。下面同样用红色彩笔写着：

停止追查——否则的话！

终于到家了，杰莎一下子倒在破旧的沙发上，依然呆呆地看着手中的那张纸条。昆警探大概只会说这张纸条证明不了什么吧。她疲惫而又沮丧地摇了摇头。一个晚上能发生多少坏事呢？

接着她的手机响了。

"嗨，妈妈？你在哪儿？发生什么事了？"杰莎听着。"我爱你，妈妈，"杰莎最后说，尽量掩藏着她声音的颤抖，"等你出来再见。"

她又跌坐在沙发上。遭了！她怎么就那么愚蠢？

妈妈和孙先两个人都已经40岁了，可是她们却跟小孩子一样，居然因为吸毒被抓了起来。难道她的妈妈不知道杰莎需要她吗？有时候拥有一个表现得像正常人一样的妈妈真好。

杰莎的日记

5月5日

我一个人，是那么孤独。

天黑得好可怕，好冷。

好像今天晚上就这样永远持续下去了。

妈妈进了监狱。

大人们怎么会那么蠢？

桌子上放着我的照片，上面画着一个红色的×。

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出其他的画面。

是我童年的画面，可是它们不像别人的快照那样可爱、有趣。

这些都是我不想看到的。

应该把它们收回去，

打发掉，再也不让它们出现。

可是现在它们在我的脑海中不停地闪现。

不！我不能看。

不！

我不会看的。

我好孤独。

如果我自言自语，是不是就证明我疯了呢？

但是我需要听到声音，无论是什么声音，即使是自己的。

"你还是个孩子。"我对自己说。我竭力地让自己坚强起来，成熟一点，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些什么。"你无法阻止他。也不能回击。这不是你的错。"

我再也看不清自己在写些什么了。

字迹渐渐地模糊起来。

可是我依然在自言自语。

“那时你还是个孩子，杰莎。

可是现在你变成了一个大人。

你坚强——不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

你的内心总会带着小女孩的疤痕。

但是现在，就在今晚，你不必做它的牺牲品。

反击吧。”

“不，你不能。”

“是的，你可以。”

我在和自己争吵着，好像个疯狂的傻子。

“不，你不能。”

“反击吧！”

“不。”

“反击吧。你现在已经长大了。”

这时我看到莎拉在冲着我微笑，我最后一次看到的那个微笑。

“回击吧，”我听到她说，“你现在已经是个大人了。”

第七章

毒

杰莎把日记和钢笔放到一边。她觉得自己仿佛如梦初醒。她安静地、慢慢地走到梳妆台前，拿出了一件黑色的毛衣和黑色的牛仔裤，换下了衣服。然后，她从衣柜里翻出了一顶黑色的针织绒线帽。在全力地与自己乱七八糟的长头发搏斗了一番之后，她终于把它们都塞在了帽子底下；其余的那三绺长的就藏在了毛衣后面。在洗漱间，她找到妈妈的黑色眼线笔，在脸上画了几下。

幸运的是，再去葬礼的时候，孙先开车顺便载了他们一程，所以杰莎有妈妈的车。她从他们那儿的柜台上拿到钥匙，就出门发动了这辆旧旅行车。在凌乱的后座上，她突然看到了一条黑色的带子，抓到了妈妈的观鸟望远镜。太棒了！她发动汽车，坐在里面，呆呆地望着前方的黑夜。

我可以这么做吗？

反击吧！你现在已经长大了，是个女人了。

她开着车沿路盘旋而上，一直开到克伦恩的大宅；最后的四分之一英里，她熄掉了车头的灯，放慢了前行的速度，然后将车停到一片小白杨林后面的路上，这样，从那所房子里就不会

发现它了。

杰莎慢慢地挪动着脚步，直到看见了这所巨大的房子。她按了一下手表上的按钮，手表显示 11:30。她并不确定这次自己会找到些什么；可是从看过的那些警匪片中，她知道如果警察相信要发生可疑活动的话，侦探们就会去侦查房子。如果警察不去做他们的工作，那么她去——有必要的话，多少日子都可以，直到什么露出头角。

她蜷缩在一棵大树下，大约离房子有 30 英尺远，声音透过冷风中飘过来。接着，她看到了丹尼尔·克伦恩和一个女人的轮廓，他们在门廊的灯光下拥吻着。

一辆光洁长款的汽车缓缓地停了下来，走出来一位司机，当这对男女分开的时候，司机把脸转向了别处。这时杰莎又往暗处退了退，等待着时机。

不一会儿，她听到车门关上的声音，不久车便离开了这儿，消失在黑夜之中。她透过树干窥视着四周，拿出望远镜，把焦点定在了大宅的前面。

客厅正对着房前，窗户的大遮光帘被拉开了，因此她能清楚地看到房间的一切。正对着窗户的是一个大壁炉，炉火在燃烧着。杰莎看到丹尼尔·克伦恩走到房子中间，然后弯下了身子。

他在做什么？她发现他拿着一个小盒子；打开盒子后，从里面拖出来又细又长的什么东西。杰莎眯起眼睛通过望远镜仔细地看，那是什么东西？她看到了：一支雪茄。他走到火炉旁，点燃了这支细长的雪茄烟，然后背对着窗户坐在了椅子上。

有椅子挡着，她只能看得到他的后头，还有雪茄飘上来的一团团的烟圈。

咔嚓——

就在离杰莎几英尺远的地方，一根树枝断裂了。杰莎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

一个黑影慢慢地穿过草坪，仅和她有一码的距离。他轻轻地经过杰莎的身旁，接着朝房子的方向移去，就像影子一般安静。很明显，他没有注意到杰莎的存在。她小心地舒了口气。

那个黑影慢慢地靠近了房子的一侧；她看到他从腰带上抽出来一件工具，剪断了电线。他在破坏警报器！然后，这个幽灵般的黑影打开了一扇窗户，迈进了一条腿。他消失在了房子的一端。杰莎伸手去拿自己的手机，不知道接下来自己该怎么办。她应该叫警察来吗？从开着灯的窗口，她看到丹尼尔·克伦恩站了起来。他看到那个穿黑衣服的人了吗？没有。他的头朝着另一边——楼梯的那一边。他走出客厅，从开着的那扇窗户旁离开了，没有注意到他家里的不速之客。

杰莎把手机重新塞到裤兜里，再过一会儿她就会打电话，可是现在她还不想错失什么。她把望远镜对准了窗户上面一间亮着灯的房间。

丹尼尔·克伦恩还是走开了，可是那个黑影人悄悄地摸进了房间。他背对着杰莎，在火炉旁弯下身去。几秒钟之后，他站了起来，从他进来的地方消失了。就在克伦恩先生再次叼着烟走进房间的时候，那个无声的黑影从旁边的窗户溜了出来，消失在夜影中。

杰莎看到克伦恩先生在壁炉旁站了一会儿后，突然丢掉了雪茄，双手紧紧地抓着胸口。杰莎从望远镜里瞥见了他的脸。除了风吹过树林的声音，她什么也听不到，可是当看到他扭曲的面孔，她知道此刻他在尖叫。

接着他向前倒下去，离开了她的视线。

杰莎把一切都豁出去了，她跑到了窗边。屋内，丹尼尔·克伦恩倒在了地板上，躺在壁炉和咖啡桌中间，他痛得龇牙裂嘴，就像癫痫病发作似的来回翻腾。

杰莎往他的身后看了看。那个不速之客说不定就在外面的某个地方，或许在看着她。她颤抖着，翻开手机拨打了911，告知：丹尼尔·克伦恩现在家，需要急救。

“您在给受害者实施救援吗？”电话那头的女人问杰莎。

“请等一下！”她围着房子四处转了转，走到不速之客进来的那扇开着的窗，徒手扒着窗台爬了上去，跳进了房间。她飞快地穿过黑暗的房间，冲到有灯光的走廊里，直奔向丹尼尔·克伦恩在地板上抽搐的那间屋子。他瞪着眼睛看着她，气喘吁吁地叫出了一个女孩的名字。

“不是，”她贴近他说道，“我是杰莎。”

他的脖子上青筋暴起，眼睛鼓胀，嘴巴一张一合就像离开水的鱼。他的嘴角零星地渗出了白沫。在电话上，杰莎疯狂地设法向急救员解释着这里的一切。在急救员的指示下，杰莎试着去按他的脉搏，可是他一直不停地抽搐，晃动着身体；也无法平静一会儿好让她感觉一下他的心跳。

突然，他用一只胳膊撑起自己。眼睛直直地盯了一会儿，

惊吓地瞪了起来，一边喊道："地狱——地狱——地狱冥犬。"说完，身体猛地抽动了一下，就直挺挺地躺在了那里。

就像死了一般一动不动。

杰莎试了试他的脉搏，已经感觉不到任何跳动。"他已经不动了！"她对着电话大声吼道。

急救员问道："你知道怎么实施心肺复苏术吗？"

"不知道。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杰莎微弱而急促地呼吸着。

"镇定一点。我们已经派出了救援队伍，正在赶往现场。"

救护车赶到的时候，杰莎仍然蜷缩在奄奄一息的壁炉旁，战抖着。他们来的太晚了，无论做什么都帮不了丹尼尔·克伦恩了。

救护车队员马上断定丹尼尔·克伦恩的死是谋杀组侦探的事情。他们对杰莎说："你安静地待在那儿，在警察到来之前，那儿都不许碰。"

几分钟后，桃乐西·昆警探到了，头发异常的蓬乱，很明显是刚刚从睡梦中惊醒。她的身后跟着其他三位警员。当她走到屋内发现杰莎也在，而且从头到脚打扮得一身黑，坐在尸体旁边。

她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杰莎！你到底在这儿干什么？"

杰莎迅速地把晚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警探摇了摇头，说："这看起来可不妙啊。我对年轻人的流行服饰不太懂，可你这身打扮也太夸张了点，我觉得或许可以说，你是为了保密。满窗户都是你的指纹，尸体上也是。你

认识受害者,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控诉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而那个人又恰好是你亲密的朋友。那些都可以算作杀人动机。你又是唯一一个声称今晚还有另外一个'不速之客的人',如果他戴着手套,就没有事实证明他的存在。就像我刚才所说,不妙啊。"

"昆警探,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你认为一切都是我做的?"

警探靠到杰莎身边,在她耳边轻声地说:"我知道这不是你做的——可是我非常担心警局里的其他人会这么认为。寻找罪犯的最基本规定就是:'犯罪现场的第一个人就是最有嫌疑的人。'"

杰莎紧紧地抱起胳膊,捂在肚子上:"现在,我不想自己有任何的麻烦。"她蜷缩起来,抵抗着腹部的疼痛。

昆警探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你怎么了?看起来你好像很痛。"

"我觉得是。我的五脏六腑突然剧烈地抽痛。我想可能是来月经了。可是时间也不对啊。"

"也可能是压力过大。"

"可能是吧。"杰莎晃了下身子,突然感到一阵眩晕,"我感到我可能要吐。"

警探把她扶到椅子上:"休息一下,哪儿也别碰。"

杰莎点了点头。尽力地使思想集中起来,她看着昆警探和她的队员开始拍照,做现场记录。她之前假定莎拉·伦恩的死因,现在看来好像都错了。从今晚发生的事情来看,什么也讲不通了。

她肚子疼得厉害，所以自己最好到车上去拿块儿卫生棉。她站起来，跌跌撞撞地往前走，一只手扶着壁炉支撑着自己的身体。

“嘿——别碰着东西，”昆警探嘱咐道，“你打算在现场留下更多的指纹吗？”

可是杰莎根本没听到她的话。她无力地靠在了壁炉旁，气喘吁吁，头耷拉了下来。她努力地喘气，这时，她突然看到了一块微小的黄色物体，粘在壁炉的格栅上。杰莎终于想到了最后的那丝漏洞——突然，她看到了一个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人。

她抬起头：“昆警探！我们快点去普世真理神殿——快！”

警探犹豫了片刻，终于说道：“好，我相信你，杰莎。德马科警官，你和杰莎跟我来。你们两个，待在这儿阻止记者或任何别的人闯进现场，一直等到我们回来为止。”

杰莎颤抖着向她笑了笑，她很感激昆对她的信任。警车在街上疾驰，警笛闪烁着，杰莎迅速将刚才发现的新情况诉说了一遍。

“你很棒，杰莎！”昆警探说，“可是我们没有进入神殿的凭证。”

“门通常是不锁的，而且我在那儿上课——因此，我有足够的理由进去看一下，是吗？”

“可是无论我们发现什么，都不是合法的。”德马科警官反驳道。

他们到了神殿，门开着，房间内亮着灯。门上贴着一张纸带，上面写着一个字：入。

杰莎盯着这张纸条,字迹变得模糊不清,接着好像旋转了起来。杰莎吸了一大口气,定了定神。

“杰莎?”警探问道。

“我没事。”

德马科警官看了看那个标记,耸了耸肩,说道:“进去看看我们能发现些什么总是没有害处的。”

“我就把那个标语当做是主人允许我们进入了。”昆赞同道。

杰莎跟着警官们进入了房间。她又走了没几步路,就倒在了光滑的竹制地板上,浑身疼痛地抽搐着。

昆警探跪在她身边:“这是怎么了?”

杰莎说不出话来。她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月经痉挛,至少她以前从来没有像这么疼过。剧痛让她的脸部扭曲,就像一把大锤往肚子里面钉钉子。她紧紧地握起手,擦了一下嘴角,感到了什么湿乎乎的东西往外流。她突然记起了丹尼尔·克伦恩死前的情形。“毒!”她抽噎到。她抓住昆警探的袖子,知道自己不一会儿就会像丹尼尔·克伦恩那样死去。

警探当机立断:“我是昆警探,请求紧急救援——马上!”她对着对讲机喊道,然后告知了神殿的地址。

杰莎尖叫着,她的整个身体因疼痛而抽搐起来。“我不想——”她呜咽道。

昆警探靠她更近了。

“我不想就这样死去。”

“警探?”恍惚中,杰莎听到德马科警官让桃乐西·昆注意

什么。

“不是现在！”

“可是，警探——”

“我说过了，德马科——不是现在！”

杰莎听到她的心在急速的跳动，然后渐渐地几乎完全停了下来。她抬头看着昆警探的脸，看到泪水从她的脸上不断地流下。

“那些医护人员都在哪儿？”警探厉声问道。

“你需要看看这个！”另一个警员喊道，“这个可能会救她的命。”

杰莎努力转过头来，看到他拿着一个小玻璃瓶，还有一张纸。杰莎模糊的视线时隐时现，她设法让自己看到了纸条上的字：

杰莎，我知道你会带警察来这儿的。这是解药——以防你染上了毒素。就像我所说，你的确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愿你平安，那玛斯卡（印度的合十礼）！

普拉卡什

杰莎用颤抖的手指着瓶子：“给——给——我……”

桃乐西的脸紧张得泛白：“杰莎，他刚刚杀了一个人——我们怎么能相信他？我们不能冒这个险。我们一定要等救护车来。”

杰莎的身体再一次猛烈地抽动了一下，她听到昆警探啜泣着：“不要死，杰莎，不要死。你一定要坚持住！急救队马上就要来了。”

过了一会儿，杰莎的四肢又重新恢复了掌控能力，她抓住了昆的手，“相信他！”她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桃乐西，把解药给她！”德马科央求道。

昆警探盯着颤动的手中握着的小药瓶：“这个最好是有效！”她迅速拧开瓶盖，把药水倒入了杰莎的喉咙。

杰莎的日记

5月6日

我听那些有过临近死亡经历的人说，那是种奇妙的经历：璀璨的光，慢慢地离自己的身体远去、见到了曾经失去的亲人……所有这些却都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甚至还差得很远。就只是我的五脏六腑剧痛无比，肌肉现在还在痛，还有那些痛苦的记忆。被下毒真是如地狱一般可怕。

医生说接下来的几天我应该休息，可是我认为这是他们对所有有过惨痛经历的人的一贯说法，只要这样，如果我突然倒在家里或发生别的事情，医生就会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所以，现在我躺在这儿，听着MP3，看着录像。

妈妈对我特别地宠爱。在我家的一位老朋友把她从监狱里保释出来以后，她回到家就把自己藏的所有毒品都扔到了垃圾箱。她说她会“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哈哈，这样的事情，她以前做过很多次。但是，人总得存着希望。

有几个记者来过了。甚至还有一个给我留了张字条，上面写着他的电话和几个问题，“你什么时候好了，什么时候给我

答复”。他考虑得好周到。

现在我就在看那几个问题呢，其中一个问道：“你解开谜团的心理历程是什么”？我敢说这个记者肯定是经常下棋，或者是读《福尔摩斯探案集》读多了。但是，这还是一个好问题。只是那不是一种什么历程——而更像被闪电击了一下。

是那些花瓣。他们粘在克伦恩家的壁炉格栅上。那些花瓣——可爱、脆弱、破碎——完全和神殿地板上那些破碎的花一模一样。我看到它们的那一瞬间，一切就都回归原位。神殿里的闯入者并不是为了雕像。那只是在转移视线。窗边的盆栽——那才是有人闯入神殿的原因所在。或许是他不小心撞倒的，又或许是试图收集植物的根。

在克伦恩家，我都想过这些，但是直到后来和妈妈谈话的时候才证实了我的猜测。普拉卡什经常和他的信徒们谈起那个盆栽。他会引用《罗密欧和朱丽叶》中修道士所说的话：

“在这棵小花可爱的外表下，有毒的存在和药的能量。”

普拉卡什只是用那盆盆栽做了个例子，来说明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只是在于怎么去用它，让其发挥好或坏的效用。实际上，那些小小的白色和黄色的花瓣既可以制成甘油片来救助心脏病患者——也可以制成致命的毒素，让人的心脏停止跳动。

丹尼尔·克伦恩恨这个神殿，可是为了不让她唠叨，却陪莎拉去过一次。那就是妈妈所说的，当普拉卡什讲那株盆栽的时候，丹尼尔在场。所以，他知道在那儿可以得到致命的，很难被发现的毒药，就在市里，在这儿。

为什么他要杀掉自己的妻子？大概是因为他嫉妒莎拉与普拉卡什的关系；他无法忍受自己的妻子在另一个男人的怀抱中感到真正的快乐。他们虽然隐藏得很好，可是他一定是早就猜了出来，就像我一样。可是我认为，他之所以杀害莎拉是因为另一个原因：他知道莎拉发现了自己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的关系。从法律意义上讲，这是一桩强奸罪。他会丧失名誉，面对法定起诉。

因此，他从那盆美丽的花上取下一点点，碾碎了放在莎拉爱喝的清凉茶中，就这样杀害了她。可怜的莎拉。她的杀人犯丈夫逃脱了罪名。如果检测者不知道查找什么，那种毒在毒素检测中根本显现不出来。

可是，有一个人知道。

这个人看清楚了一切，也明白那株植物的重要性，他把闯入神殿、倒在地上的花儿，还有莎拉突发心脏病的事联系到一起。

为什么普拉卡什不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告诉警察呢？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可能他不相信他们会依法处理此案；又或他怕丹尼尔会跑掉，他很可能早就定好了带着所有的钱财离开的计划。可是我最好的猜测是这样的：普拉卡什相信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经常在瑜伽课上听他说这句话。这一次，他决定为他的爱人做命运的索偿。

他做好了完美的报仇计划。要不是我在暗处观察，没有人会揭开那件案子。普拉卡什悄悄地溜进去，把花瓣丢在了火中。我从网上查了一下，那种植物毒性非常烈，甚至把叶子或

花瓣放入火中，也会产生致命的烟雾。所以，丹尼尔·克伦恩走进他的客厅，就吸入了大量的有毒气体。当我进屋的时候，房间里还是充满烟雾。我身上的肌肉还很疼痛，有时候还会咳嗽。那个东西是凶手！（至少从表面上来看）

它是一种有毒的蒐葵，是印度的野生植物。普拉卡什一定是在旅行时带回来一些种子。这种毒以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刻尔柏洛斯命名，刻尔柏洛斯是冥王哈迪斯的一头看门恶犬，长着三个头。这就是为什么丹尼尔·克伦恩临死要说的“地狱之犬”——他知道是什么杀害了自己。



第八章

坏消息，好消息

“杰莎的猜测是正确的，”两天后，昆警探在俱乐部会议上断言，“她对案情的所有推测都已经得到了科学方法的验证。”

“哪种毒？”梅芙问。

维尔答道：“我从克伦恩先生和他太太的身上抽取了血样，通过质谱仪的鉴定，发现在两位受害者的体内都含有微量的海芒果毒素。”

“有微量的什么？”卢佩问道。

“神殿中那种花内含有的活跃成分，”切斯特顿老师阐释道，“每一位受害者的血液中都含有这种致命的毒素。”

“杰莎对此案的追踪真的非常出色，”昆补充道，“我曾经和一些优秀的侦探合作过，可是没有人能像杰莎那样思路清晰、坚忍不拔和勇气可嘉。”

杰莎感到自己的内心就像 ET 一样熠熠闪光。

“我们可以证明是克伦恩先生杀害了他的妻子了吗？”卢佩想知道，“我们又是怎么知道这两桩谋杀案不是普拉卡什一个人干的呢？”

“我们搜查了克伦恩大宅，”昆警探答道，“丹尼尔·克伦

恩这个人并不是很仔细——可能从来没想到我们会拿到搜查令——他居然把碾碎的菟葵根残留物留在了地下室的乳钵（擂钵）里。”

“所以，莎拉·伦恩谋杀案已告终结。”梅芙宣布道。

“是的。”

“那丹尼尔·克伦恩谋杀案又怎么一回事呢？现在我们还有一个疑犯逍遥法外。”维尔指出。

“在谋杀后的第二天清晨，墨西哥边境上的检查机构举报说曾看到有个酷似普拉卡什的人经过。”昆警探说。

“那他们阻止他了吗？”

“没有。我们对外还没有通报。”

“那么——他在墨西哥？”杰莎问道。

“我不认为是这样。在普拉卡什家中，我们发现了大量关于尼泊尔的旅游书籍。我的猜测是——他离这个大陆已经很远了。”

杰莎虽然不想说，可是她总算放心了。是的，普拉卡什差一点杀害了她——但那完全是个巧合。她真的不希望看到他坐牢。在她脑海中，杰莎仿佛看到了一个高高的、红色头发的人背着背包，拄着登山手杖，沿着一条冰雪覆盖的高海拔之路攀爬着，去往一个遥远的寺院。普拉卡什一直梦想着自己能住在一个那样的地方，尽管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不知道背负着杀人的罪名，他的内心是否还会平静如初——或者他的余生都会在罪恶感中度过了。

“除非对于我们在逃的疑犯会有新的进展——不过我可

等不到那一会儿——被偷雕像、被杀的妻子以及被杀的丈夫，这三桩案子是在一条线上的。”切斯特顿老师总结道。

“下一个案子是什么？”维尔问道。

杰莎注意到老师和警探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

“切斯特顿老师？昆警探？有什么不对的吗？”

“嗯，”切斯特顿老师说，“正如古语有云：有好消息，就会有坏消息。”

“先说坏消息。”梅芙说。

“好吧。”警探吸了一口气，“我们以后不会再处理现场案例了。”

“什么？”

“可是这是犯罪现场俱乐部的整个意义所在。”

“我知道你们很失望，”昆警探继续说道，“可是让你们几个未成年人在现场处理犯罪工作责任太重。”

“但是我们能做好，”卢佩哭道，“我们在半年时间内破获了四起案件——我们是这个城市重要的帮手。”

“你们几个孩子不只是做得好，”切斯特顿老师强调说，“你们是非凡的。受到地方、州，还有全国执法部门的关注。”

我们为伟大的侦探工作所做的一切总算还是得到了一些人肯定，杰莎想。

“那么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做？”维尔问道。

昆警探看上去很忧伤：“我发誓去保护、去效忠——不仅仅指的是大团体的利益，还有你们五个年轻人。我深深地关心你们所有的人。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有自己的孩子，所以……我

……我想我已经把你们每一个人当成了我自己的孩子。看到你们受伤我会感到很难受。卢佩，你被我见过的最大手枪射过一枪；梅芙，上次你在车祸中受伤，我几乎无法驾驭我自己；还有肯恩，在树林里被歹徒打破了脑袋。就在几天以前，杰莎——啊，我抱着你，想着你就要死去，那真是我一生中最难捱的10分钟。你会失去生命——没错儿——如果牧师没有留下那张纸条和那瓶药的话。"她摇头道，"我知道你们都很失望，可是我再也不能承受你们遭遇任何的伤害。"

"我不会受伤的，我非常聪明。"维尔说道。

"也很谦虚。"梅芙插嘴道。

"可是我们的实验室怎么办？"卢佩哀伤地说，"你自己也说过，这是北亚利桑那州最好的犯罪实验室。"

"我们还是会做些试验工作。我们会见面，会一起讨论案子。我们只是不再像过去那样直接涉入其中。"

"还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吗？"肯恩小声问道，"如果我们几个月之内不再有麻烦，你和警局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

"可能吧。"

我确实希望如此，杰莎想。

沉默了一会儿后，梅芙装出一种愉快的声音问道："那么好消息是什么？"

"哦，对，差点忘了。"切斯特顿老师努力使自己高兴起来，"既然我们有很多额外的奖金，犯罪现场俱乐部打算出资让所有成员今年夏天去实地考察旅行。"

"去哪儿？"杰莎想知道。

“洛杉矶。我们会游览著名的犯罪场地,和洛杉矶警局法医学成员一起参观,还有,游览著名的假日胜地。”

“去迪斯尼吗?”卢佩充满希望地问。

“去海滩?”杰莎插嘴道。

“我们会去参观洛杉矶太平间吗?”梅芙急切地问道。

“嘿,QT 妞儿就住在洛杉矶——你们都可以见见她了。”维尔看起来异常地兴奋。

杰莎和卢佩用忧虑的眼神看了看彼此。我真希望维尔的感觉不会破碎。

“嘿,”梅芙小声说道,声音刚好让她的伙伴们——但是不包括大人——听到,“我打赌在洛杉矶我们一定能遇到一些酷毙了的案子。不管它们是不是官方的。”

会议结束之后,杰莎在给自行车开锁的时候,一个高高的、熟悉的身影落在了她的身上。她没有抬头,问道:“有什么事吗,伯南礼?”

“请你——能再叫我肯恩吗?”

她设法不让自己再流露出感情,可是她的声音已经温柔了下来,“你想要干什么?”

“跟你说件事。”

她直起身看着他:“比如?”

“你知道‘感恩而死’乐队怎么起的名字吗?”

“当然知道。是根据一个民间传说而来,死去的灵魂报答活着的人,因为生灵保护了他们的记忆。”

“嗯，那么我觉得莎拉·伦恩一定很感激你为她所做的一切，杰莎。”

“谢谢你……肯恩。很感激你能这么说。”她平了平肩，说道，“呃，你的新任女朋友在哪儿？”

“她从来就不是我的什么女朋友，只是一种方式……不再想你的方式。”

“你用过去的语气来说她。”

“她昨天或是今天没来学校。罗哈斯老师说今天上午维罗妮卡已经不在本州了。”

“那么快？”

“很奇怪，啊？”

他们的眼神锁在了一起。杰莎说：“肯恩，有些事情你应该知道。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你的——可是现在维罗妮卡已经走了……”

“什么事？”

“那天晚上我进入了克伦恩家，克伦恩先生垂死的时候看到了我，当时因为中了毒，他的视力可能有些模糊。他叫了我一声……一个名字。他把我当成了——维罗妮卡。”

肯恩听完她的话，想到这些话都暗示了什么，他的脸色变得苍白。

“你一定也怀疑过，”杰莎轻轻地说，“音乐会之后的那辆豪华轿车……”

肯恩摇了摇头：“我想你从来没有真正了解一个人。”

“是的，那么……”她本想以牙还牙地挖苦他几句，可是却

没有那么做。从中毒到现在,她的身体已经恢复了,可是她知道她的心依然中毒很深。“现在你明白我是什么感觉了吧。”

“杰莎?”肯恩向她身边走近了一步,温柔的目光让她想哭,“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愿意做任何事情,去纠正我犯下的错误,不再伤害你。”

“真的吗?”她拼命忍住泪水。

他点了点头:“我想要试着重新开始,但是要慢慢地……慢慢地。我们去打保龄球或是喝咖啡好不好?”

“谢谢你。可是……对不起。我还没有准备好。或许不久的某个时间,但不是现在。”

“我理解。不会怪你的。”

他们尴尬地站了一会儿。杰莎突然想起了被丹尼尔·克伦恩砸成碎片的湿婆神像。湿婆神,可以创造亦可以毁灭的神,显然她的一生可真是忙啊!她想知道,如果到了最后,平衡点会在哪儿呢:毁灭——还是创造?

肯恩用一根手指轻抚着她的脸庞,那么轻轻地触动,她几乎感觉不到。

“我保证,杰莎,我以祖先的名义发誓——我永远都不会再做伤害你的事情。”

“你最好不要,肯恩·伯南礼——要是你做了,我会杀了你。”

“用毒吗?”

她笑了:“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是什么的。”

法医札记



第一章

证据列表

词汇

紫红

田园般的

警戒线

养生法

古鲁(指印度教等宗教的宗师或领袖)

妙不可言

西方的

重要的

证据解读

杰莎在画画时需要紫红这种颜色时,她加入了一种含有深色玫瑰红天然色素的颜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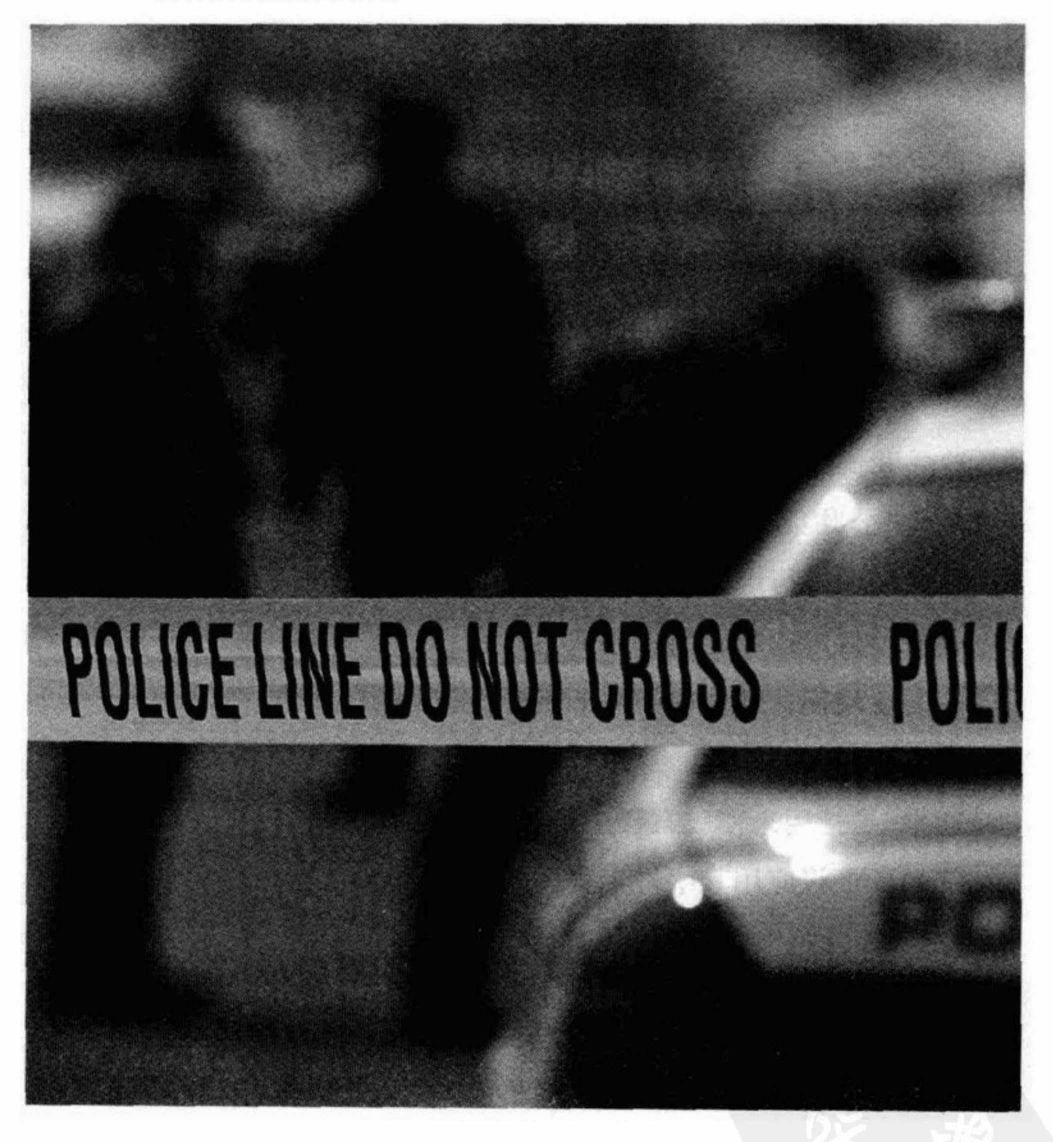
杰莎认为至少在表面上,克伦恩一家的生活看起来如田园一般——无忧无虑、美丽诱人,而且朴素单纯。

神殿被黄色警戒线戒严,意思就是用绳索把它围起来,以防任何人进入。

普拉卡什·琼斯遵循一条健康的日常养生法:一种规定的课程,从饮食起居、锻炼或生活方式,意图是维持或恢复健康,

或者达到什么效果。

警戒线：禁止穿越



1.1 第一批到达犯罪现场的警员要对其实施保护。犯罪现场周围熟悉的黄色警戒带，是用来阻止未经授权人员进入现场并破坏侦查区。

普拉卡什跟随印度教灵性老师——印度的古鲁（指印度教等宗教的宗师或领袖）学习。

当普拉卡什涉及到的妙不可言是与照片相比较，他是在说一种精神和神圣的品质，这种东西太深奥了，很难表达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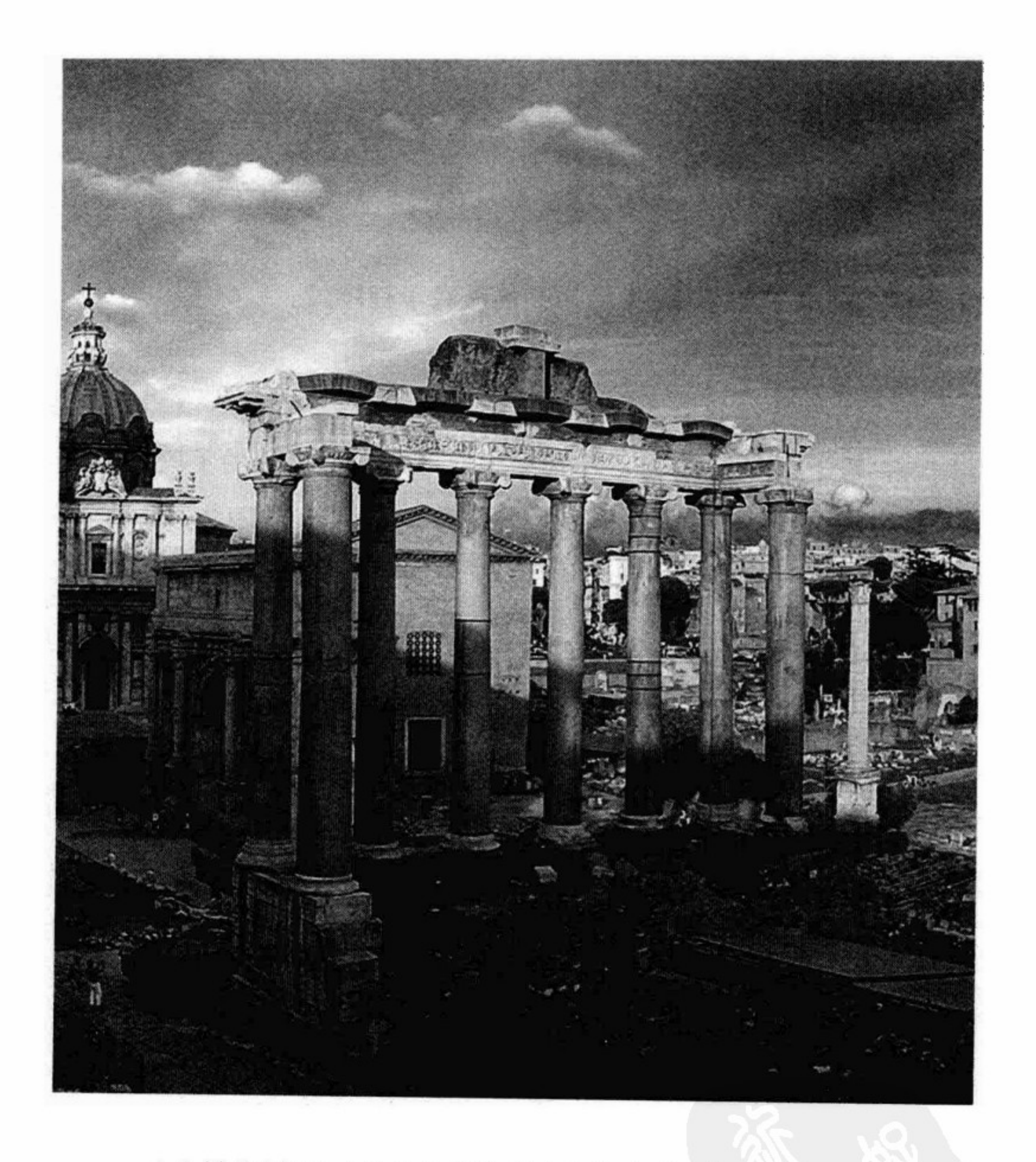
杰莎注意到大部分西方人的思想——那些在美国或欧洲长大的人——要了解东方艺术的灵的象征，非常困难。

普拉卡什感到重要的事情要发生；换句话说，他相信能带来重大影响，难以预料结果的事情要发生了。

法医世界

我们的英语词汇"法医学"（forensic）源自拉丁语 forensis，意为"公共集会场所"——古罗马时期，被指控犯罪的人在此公共区域进行申诉。被告和原告都要通过演讲为自己做辩护。具有最佳辩论才能的人往往会胜诉。

在现代，"法医学"（forensic）已演变为各种程序步骤，其中多数都很具科学性。这些程序步骤用来解答法律相关问题，而通常，是指用来侦破案件。在案件中，昆警探和犯罪现场俱乐部的成员将应用其中许多程序。本案，也就是他们的第四个案件，涉及法医毒理学问题的解析步骤，这些证明了法医学对他们尤其有用。



1.2 罗马广场是古罗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活动中心。除了作为法庭和伸张正义的场所，广场这块区域还是市场、罗马元老院，以及许多寺庙的所在地，比如萨图尔诺农神庙也在这儿。

毒理学是研究由化学和物理因素对生命有机体产生的不良副作用。这些物质包括药物、毒品，或者环境中自然产生的化学物质。毒理学通常被认为是法医科学的最早学科。

在《毒药与杀机》中使用到的法医学程序

法医摄影技术

对于很多案件来说，用拍照来取证是非常重要的手段，包括事故重案组。我们可以用照片简单地记录下周围的情况和实施犯罪时的证据——也可以将其带回实验室，用电脑对图像的细节进行加强处理，就可能会发现肉眼所无法分辨的东西。

目前，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进步已经在许多方面大大地改善了法医摄影技术。数码技术让警探们在实验室技术员的帮助下，能够捕捉、编辑、打印和传输影像，比起冲洗胶卷来速度更快。过去，摄影师依赖暗房，许多技术不得不经过长时间的尝试之后才能使用，而且还免不了有误差；现在，随着数码摄影的兴起，这些技术可以立刻在电脑上使用，而且结果马上就会在屏幕上显示出来。

除了速度和效率方面的优势，数码摄影技术还提供了许多传统摄影技术无法实现的效果。例如，有一种法医摄影技术可以调整图像的透视角度，只要照片有参考的比例，我们就有可能将所采集的从错误角度拍摄的图像加以纠正，使图像的比例焦点平面保持一致。

第二章

证据列表

词汇

因循顺从

污毁的

分裂的

培养箱

离心分离机

毒素

证据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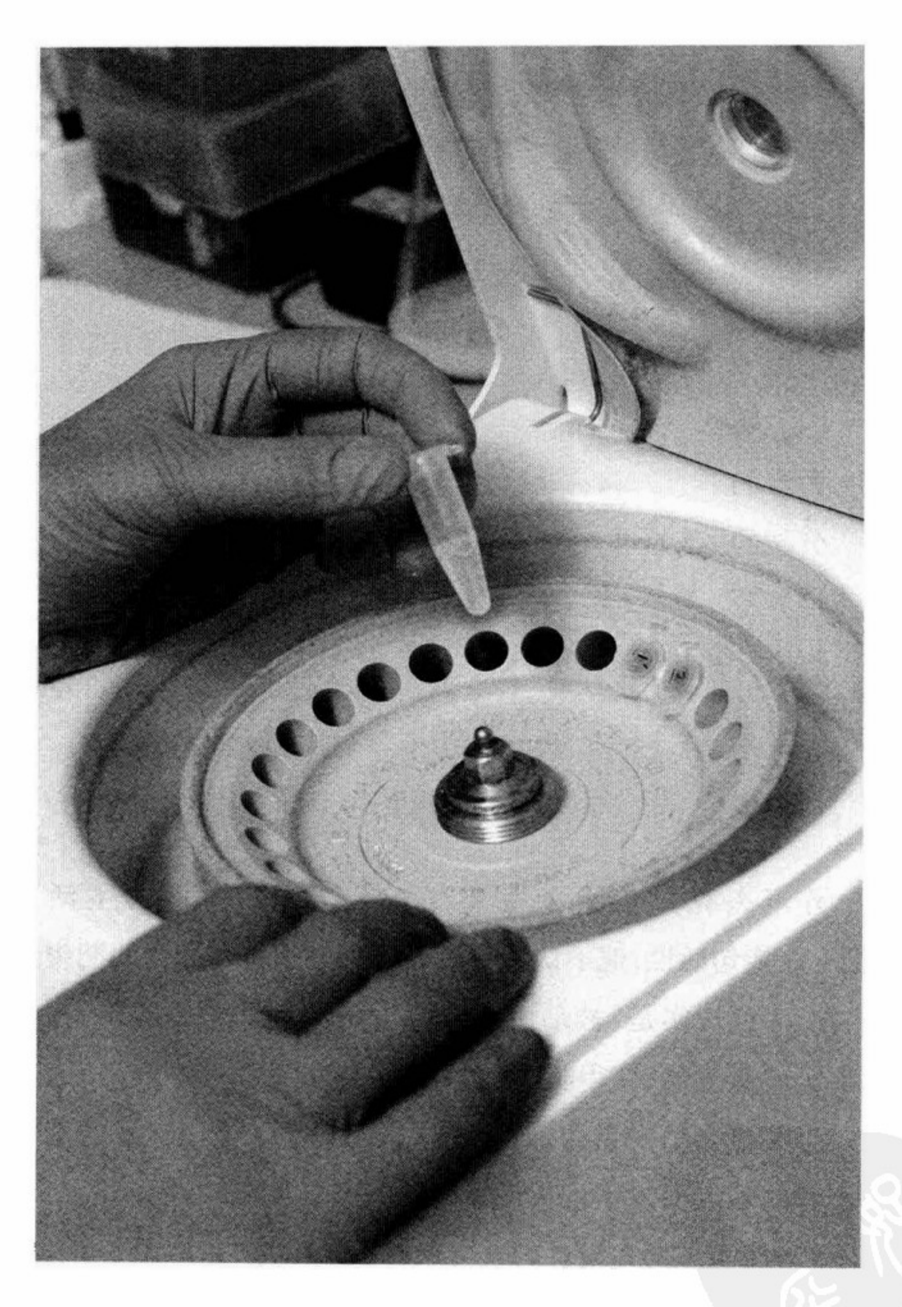
作家杰克·克鲁亚克不怕“打破因循顺从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他不认为自己的行为必须符合社会的期望。

杰莎说现实是“被玷污的辉煌”；她的话非常具有诗意，暗示现实就像银器，变得暗淡和污浊。

当英语老师说克鲁亚克是一个“分裂的”作家，她的意思是作者的观点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新的犯罪实验室设有培养箱和离心分离机。这些设备可以控制一定的环境条件，比如温度和湿度，这样就为化学或生物反应提供了适宜的条件；机器高速旋转，借着离心力分离密度不同的物质。

维尔说的可能未检测到的毒素，指的就是毒。



2.1 离心分离机，如上图所示，是用来分离密度不同的物质。把试管放在机器的中心，围着一个固定的轴转动。离心力就会让密度大的微粒沉入试管的底端。

法医毒理学

毒物的历史

这么多世纪以来,为什么施毒一直是谋杀的惯用手段?因为,一方面毒物十分常见,唾手可得:几乎所有的自然物质只要到了一定的剂量都会带有毒性;另外,许多毒的发作症状看起来和一般的医学疾病并无差别,这通常让亲朋好友(甚至是内科医师)相信受害者是死于自然疾病。砒霜被誉为"毒中之毒",是最常见的毒药。有时候也会称其为"遗产粉末",这个名字来源于从前许多急性子的继承人用它来干掉他们年长的亲属。

早在18世纪初,赫尔曼·布尔哈夫医生也许可谓第一个毒理学家,他是第一个运用化学方法来检测毒素的人,尽管他的方法极其简单:他把自己怀疑有毒的物质放在烧红的炭块上,然后根据气味辨别里面有什么化学成分。





2.2　赫尔曼·布尔哈夫不只是一位早期毒物学家，而且是荷兰著名的外科医师和植物学家。他在家里经营着大片的植物园：其中有很多植物都是他做毒物学实验所用的原料。

在《毒药与杀机》中使用到的法医学程序

实验室设备

法医学“魔力”的施展取决于最高水准的实验室设备。技术员利用特殊的显微镜来分析一些物质，从中可能会发现一些重要线索。比如说，一台微定位观测仪可以把微小的样本放在完全准确的位置，这样探针就可以对其进行扫描；生物显微镜是最基本的显微镜，只要把半透明的样本置于载玻片，就可以通过亮光对其进行观察；还有冶金显微镜，用来检测微小的不透明物体，比如金属样本。法医学实验室利用紫外光显示人的肉眼所看不到的标记和物质，这项技术对检测人体体液的痕迹尤其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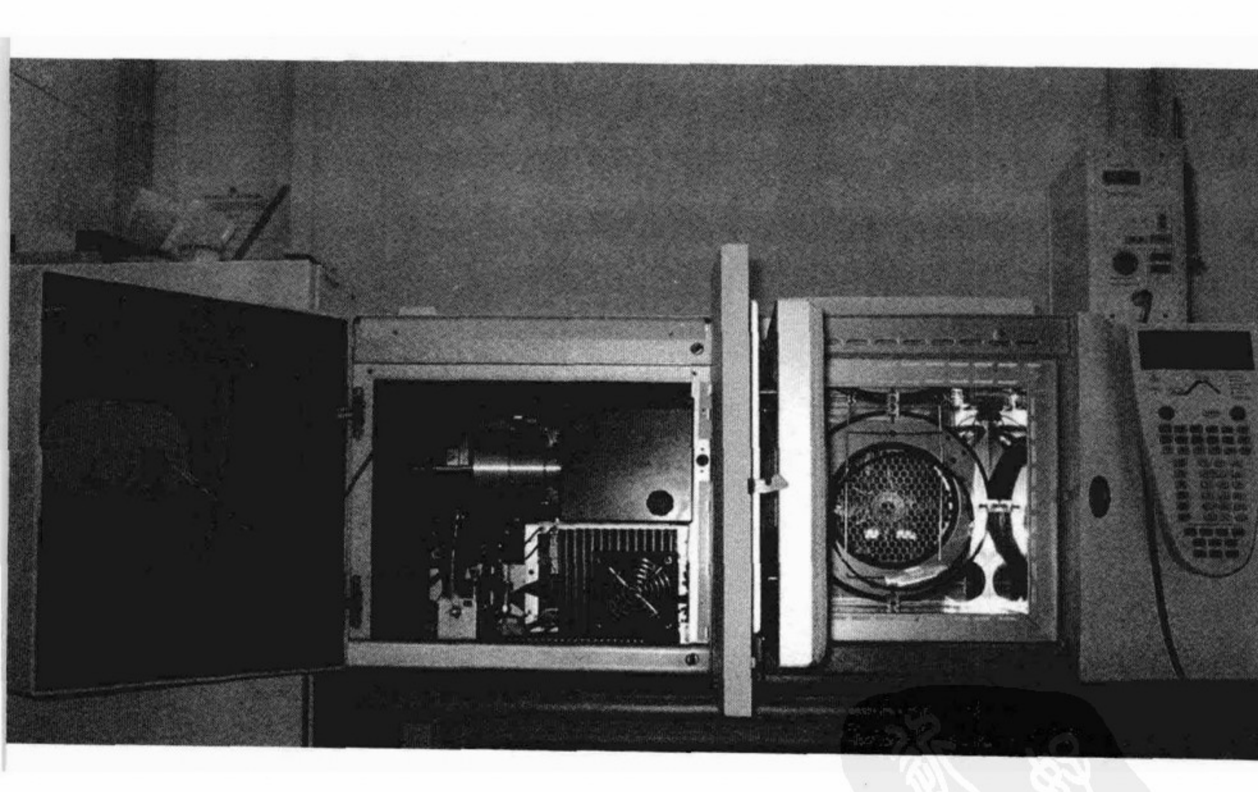
质谱仪

质谱仪是如何运作的？首先，把少量的不明物质稀释溶解，再用针管汲取引入空导管中；把某种惰性气体（如氦气或氮气这种稳定性强，与许多化学物质不会迅速反应的气体）通过螺旋式玻璃导管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加热的混合物，而导管另一端设有感应性、电脑化的检测仪，可以识别出分离离子。每一种离子元素的识别都取决于它到达“终结点”的速度（因为所有离子元素都以各自不同的速度在导管内传输）。质谱仪可以用来识别很多东西，包括药物、爆炸物以及毒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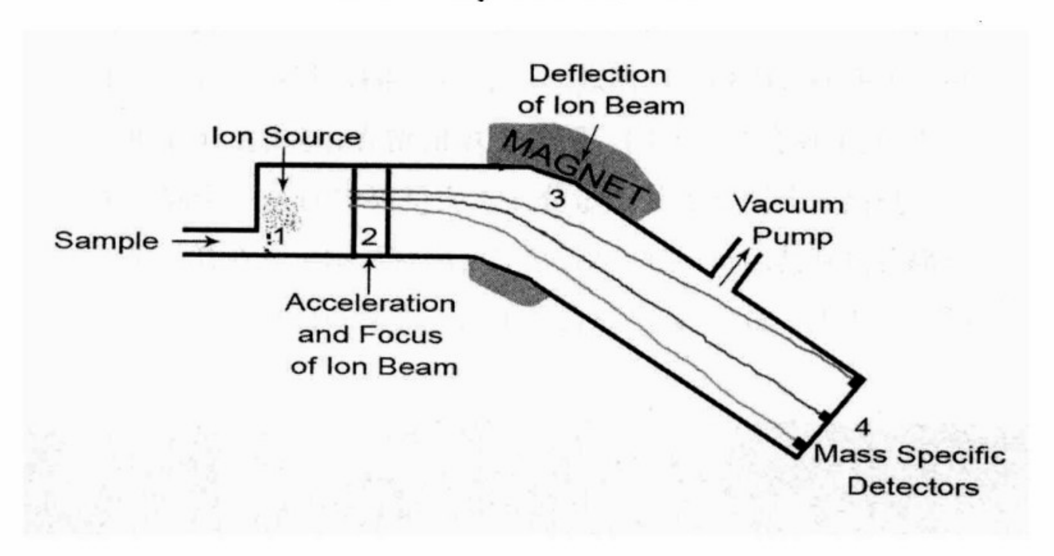


2.3　法医学“魔力”不仅仅取决于实验室设备，还要有高水准的实验室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他们懂得如何去做这项工作，如何操作像显微镜这种复杂的机器。尽管在电视可能会看到他们的形象，但是真正的法医学之星是那些实验室里的化学家、分子生物学家，还有受雇于执法部门来处理个案的人类学家，他们在打击违法犯罪方面并没有置身事外。

质谱仪可以识别独特化学物微量杂质。通过对有机样品进行热阴极电子轰击,电离装置就把化学样品电离为碎片离子。这些离子就通过磁场的作用进入一个环形路径,根据碎片离子的性质,其半径会有所不同。随着磁场的增强,连接在计算机上的检测仪就会记录下其能量分布。质谱仪中的每一个碎片离子都会得到其定量定性结果,它的密度就显示出其在样品中的所占的比重。最后,记录仪会显示出这方面的信息。



2.4 对于许多案件的分析,我们通常把质谱仪和气相色谱仪结合起来使用。比起分别使用其中一种,这两种器材的并用可以更好地识别物质的成分。



2.5 上图所示的是针对气体样品中不同同位素质量分析的四个步骤。1)样品分子被打掉一个电子形成离子。2)离子集中起来

形成离子束,并且加速穿过一个有力的磁场。3)离子发生偏转,并分裂成不同质量的离子束。4)对不同质量的离子进行检测分析。



被毒杀名人录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在被判处死刑时，他被赐予一种毒芹属植物制作的毒酒，这种毒酒含有能让人肌肉瘫痪的神经毒素。尽管这种毒素的效用持续的时间很短，但是受害者的呼吸肌会很快麻痹，如果不及时人工呼吸的话，受害者就会因缺氧而死。

克里奥帕特拉

克里奥帕特拉是伟大的埃及艳后，据说她是因中了蛇毒而死。

希特勒

希特勒，这名法西斯德国的“元首”要对犹太人大屠杀中成千上万人的死亡负责。当得知德国已被同盟国打败的消息时，他吞服了氰化钾胶囊自杀。

亚历山大大帝

公元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是马其顿—希腊军队的伟大领袖。在那期间，他因喝酒太多而病重，本来只要服用些黎芦就可以恢复健康。但不幸的是，这种植物虽然食用少量可以治

病,但量一旦加大就能使心搏骤停。

莫扎特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为何在他只有 35 岁的时候便悄然离世。关于他的死,有很多版本,其中一种宣称他死于水银中毒。

拿破仑

正式的说法,这位法国帝王死于胃癌,可是在 2001 年,法国法医学家宣布通过他们对拿破仑头发样品的检测——他们发现他是死于砒霜中毒。历史学家推测他可能是被英国情报局的地下组织所杀害。

约瑟夫·斯大林

据说他是因健康状况不佳而脑溢血发作后身亡——但是在 2005 年,克里姆林透露他最有可能是被敌人用华法令阻凝剂毒害。华法令阻凝剂是一种烈性的化学物质,它能够稀释血液,使受害者患上中风病(脑溢血)。华法令阻凝剂也叫灭鼠灵,常用来控制老鼠的数量。



第三章

证据列表

词汇

肯定

验尸官

证据解读

莎拉的肯定对于杰莎来说意味着很多,因为她的话让杰莎更加确信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同时也让杰莎在自己的真诚和价值方面树立了一个坚定的信念。

昆警探打算让验尸官仔细地检查莎拉·伦恩的尸体。验尸官是郡上或城市的一名官员,他的工作就是检查非自然死亡而死因又不明的人的尸体。

法医毒理学

1751 年,第一件从医疗专家那里获得的毒物学证据的谋杀案审判在英国开庭。被告人玛丽·布兰迪同意与威廉姆·克兰斯顿上尉结婚;不幸的是,他在苏格兰已经有了一位妻子。可以理解,玛丽的父亲并不认为这位上尉适合他的女儿——可是玛丽已经爱上了他,因此她继续与克兰斯顿上尉秘密幽会。

在这个时候,上尉已经欠了一大笔债。他从一个药剂师那

里弄来了一包药粉，给了玛丽，让她在父亲的食物里放上一点，并保证这样做会帮助她早一点得到父亲的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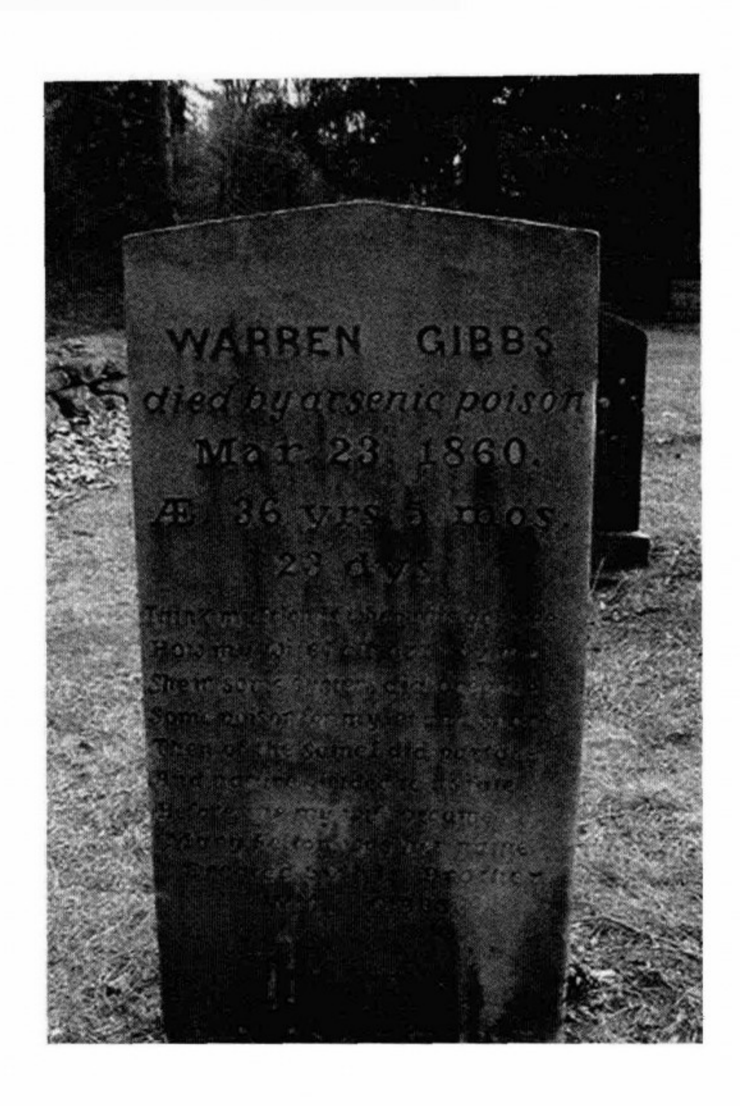


3.1 1752年，玛丽·布兰迪因用砒霜毒死自己的父亲而被处以绞刑。上图描绘的是她在狱中的情形：带着脚镣以免她逃跑。

布兰迪先生生病了。他的仆人发现了玛丽给他的白色粉末，从而开始怀疑玛丽。然而，布兰迪却依然相信自己的女儿；无论女儿给他什么，他都会吃掉。不久之后，他就死了。

当局去抓捕他们的时候，克兰斯顿早已逃往欧洲，可是玛丽在逃往市里的路上被抓获。四名医生解剖了布兰迪的器官之后，才确定他是因吃了砒霜中毒而死。陪审团因玛丽弑父判处她死刑。

现今，比起医生们证明玛丽·布兰迪的案子，法医毒物学家们运用更加复杂的方法，来判定人体内是否有毒的存在——但原则还是大同小异。体内是否含有某种物质能够用来定罪。



3.2 过去，砒霜是施毒者常用的一种毒药。在这儿，威廉姆·吉布斯很可能就是被自己的妻子所杀，在他的墓碑上有一首诗："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请你想想吧，我的朋友/我的妻子在我身上都做了些什么/她准备了一些牡蛎/还有那些毒啊！是我所得到的东西/然后我吃光了它/自然就向命运屈服/命运蛰伏在我的妻子面前/她的名字就叫玛丽·法尔顿。就站在她的兄弟威廉姆·吉布斯的碑前。"

第四章

证据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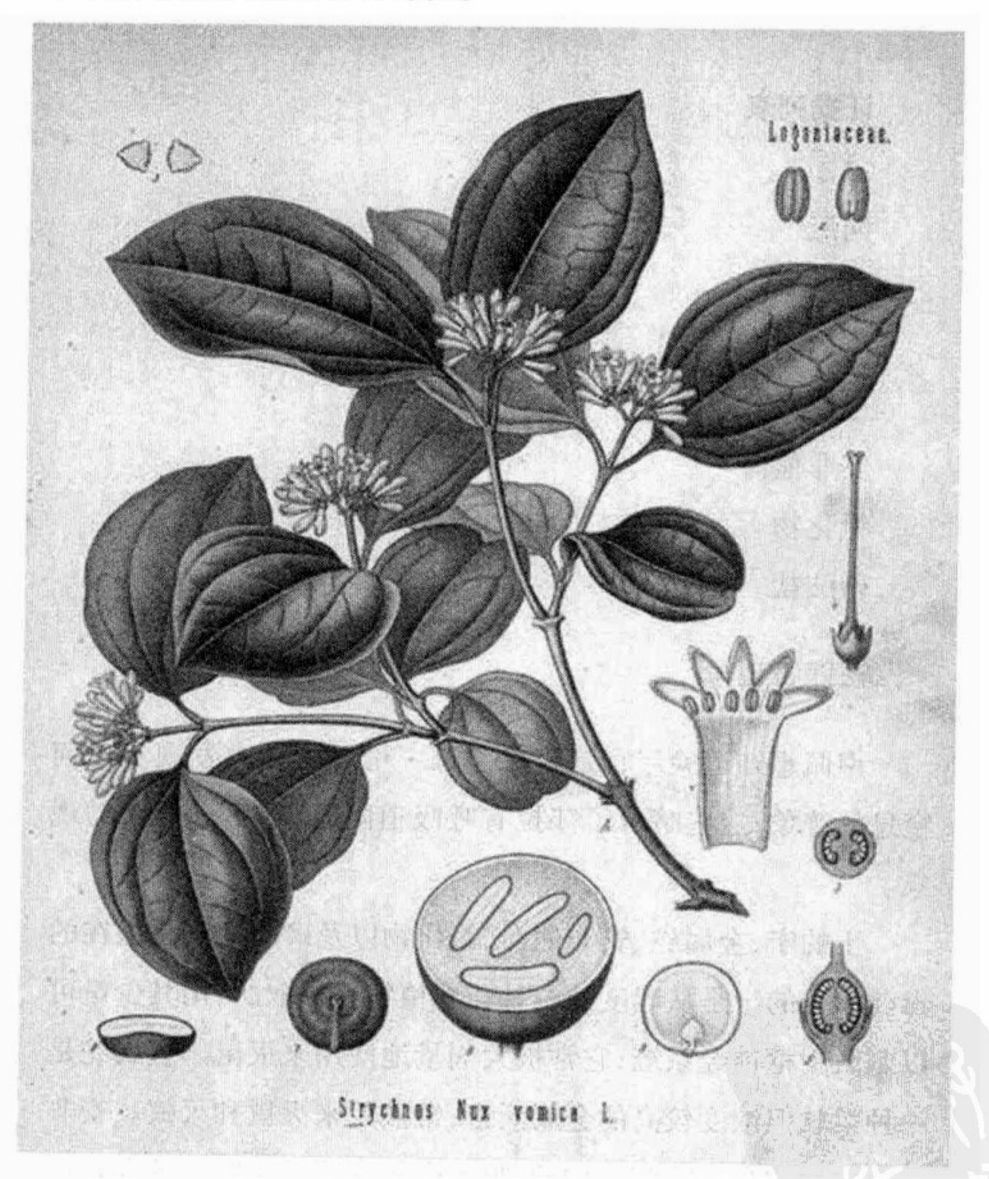
词汇
窒息
士的宁
金属铊
安非他命
氰化物
磷酸盐

法医毒理学

卢佩想知道验尸官是否在莎拉·伦恩的体内发现了任何窒息的迹象;这些暗示了莎拉有呼吸道阻塞,喘不过气来的现象。

士的宁、金属铊、安非他命、氰化物以及磷酸盐都是潜在的毒药。士的宁是从印度的一种茄属植物上提取的,用其少量可以刺激中枢神经系统;它常被大剂量地使用来灭鼠。金属铊是一种柔软但浓度较高的金属元素;常被用来灭鼠和灭蚁。安非他命这种化学药物刺激中枢神经系统,常作药用,有时也有些人非法使用(作为消遣性药物),但是剂量过大的话,就会导致死亡。氰化物是一种毒性极大的盐。磷酸盐是一种用做肥料

和洗涤剂的盐，如果含量少的话，非但无害，而且还是有益的，但是浓度过大就会含有毒性。



4.1 士的宁是一种天然植物，且经常被用作兴奋剂和缓泻药。但是现在，人们发现这种物质可以致死，甚至在极少量的情况下也会导致死亡。

法医毒物学案件资料

怨恨女人的人

大家都很熟悉开膛手杰克，但是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托马斯·尼尔·克雷姆，他在伦敦被处以绞刑。虽然托马斯·尼尔·克雷姆和开膛手杰克一样，目标受害者都是同一人群——妓女，但是他使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犯罪手法。

克雷姆曾因杀害了病人的丈夫而一度入狱，那时他还是个医生，用的是掺有士的宁的药丸。被释放后，他就向所有的女人进行报复，他把妓女作为受害目标，然后给他们服下药丸。骗她们说这种药丸是用来预防性传染疾病的。

由于他妄自尊大，再加上早期法医学以及目击证据，克雷姆最终被抓获并且判刑。他按耐不住，对他的一个朋友谈到了案子的情况，他的这个朋友是个侦探，听到克雷姆对细节了解得如此清楚感到非常吃惊，他甚至知道两个受害者的名字等一些警察都不知道的事情。尸体被发现后，经过解剖发现其含有一定的士的宁，才知道是克雷姆选用的毒药。最后，露依莎·哈里斯，一个他试图谋害的女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吞服他给的药丸，因此是唯一能够出庭指证他的幸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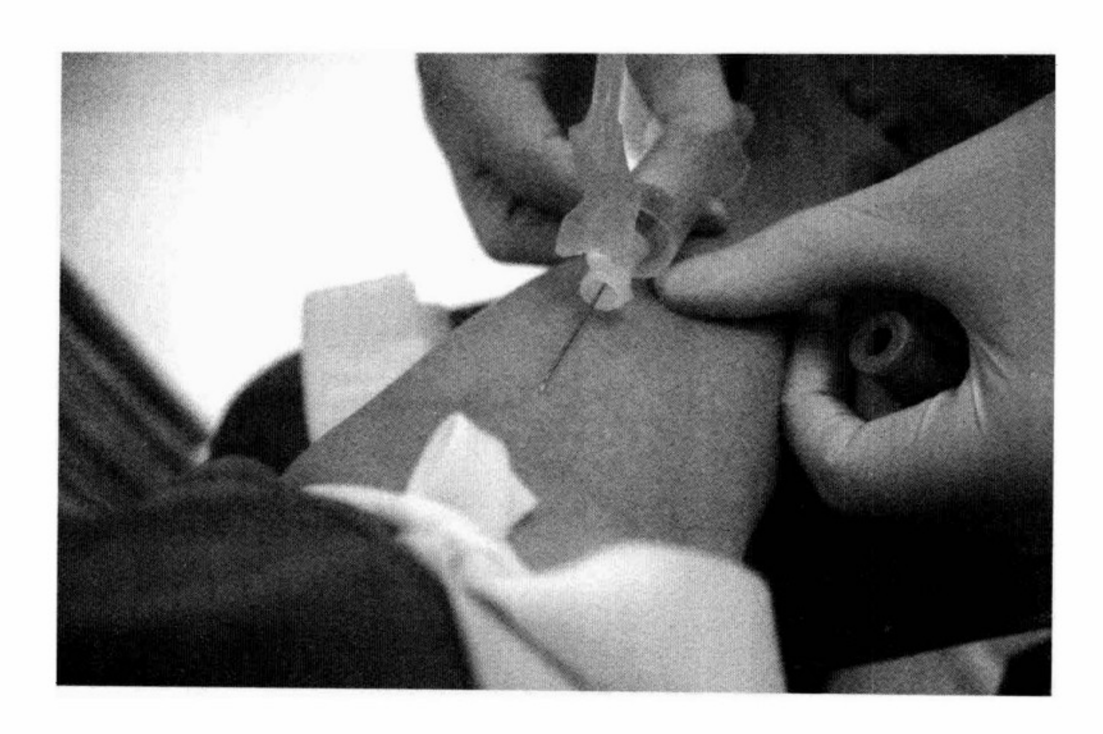
他被判刑，并于 1892 年 11 月 16 日处以绞刑。克雷姆最后的一句话让人匪夷所思。那天，当他通过活板门的时候，他喊道"我是杰克"，但是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明白他的意思。有些人认为克雷姆是想承认自己是"开膛手杰克"的身份，但是

大多数人都不赞同这种猜测，因为开膛手杰克的杀人方式与他很不相同，而且在克雷姆入狱期间活动依然很频繁。

有关法医毒理学的更多了解

有时候，法医毒理学家通过分析血液样本来断定一个人是否中毒，就像本章中维尔的做法。验尸官通过检测死去之人的胃内所含的东西，可能也会判断出是否有毒（如本章中验尸官对莎拉尸体的解剖）。通过尿液和一根头发也可以检测出是否存有毒素。但是，一般来说需要完全的尸体解剖，在此过程中，组织样本就会在不同的器官中移动。检测一种活的人体内是否有可疑的物质，可以用一个种型设备，有点像用来检测酒精指标的体内酒量测定器。如果一项像这样快速测试显示的是阳性结果，或者其症状出现异常情况，就需要进行一次更复杂的分析。





4.2 用血液样本来检测药物的时候，血液样本要从动脉中而不是静脉中抽取。这是因为动脉中的血液含有氧气和其他气体，而且没有被体内其他的组织耗尽，这就为准确判断是否有化学物质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



第五章

证据列表

词汇
柏拉图式的
进化论的
燃烧的
狗仔队

证据解读

当切斯特顿老师谈到进化论生物学家承认嫉妒心是人体结构的一部分时,他说的是研究人类基因转变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通过基因变异、自然选择以及基因漂变来研究一代代的人类基因库。

当维尔和卢佩坚持说他们的关系是柏拉图式的,意思是他们之间没有性和浪漫的吸引。

杰莎希望她能通过自己的燃烧的目光把肯恩烧毁。

梅芙说当杰莎在给丹尼尔・克伦恩和他不明身份的女朋友拍照的时候,她的行为就像狗仔队——是指那些未经允许就偷拍名人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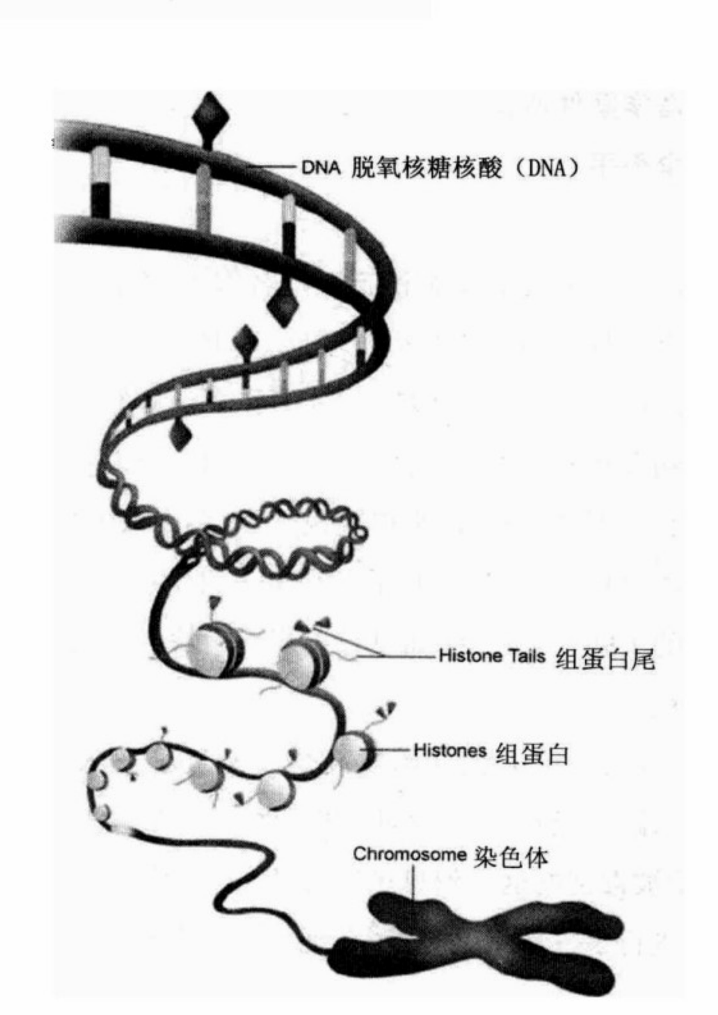
法医毒理学案件资料

雨伞杀手

乔治·马可夫是保加利亚的一名作家,在冷战期间,他经常公开反对自己国家的共产党政府,而且屡次表示抗议,直到他被迫流放到英国。在1978年9月的一天,在工作的路上他突然感到大腿剧烈疼痛。他转过身,看到一个人从身旁的人行道上拿起一把伞,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那个人急忙道歉,然后跳上一辆出租车,迅速离开了。马可夫继续去工作,当时他发现自己的大腿一直在痛,而且还出现了一块红色的像小疙瘩一样的肿块。

一天后,马可夫就开始发高烧。又过了三天,他就死了。在他从入院到逝世这一段时间里,他和医生诉说了上面的经历,他是被毒害的这个消息迅速传开了。伦敦警察厅下令对他的尸体进行了一次解剖,发现在他的大腿上有一块微小的金属颗粒。

马可夫的症状,尤其是他发烧的症状,正与中了蓖麻毒素的症状相吻合,而且通过对金属微粒的内部检测,里面确实含有蓖麻毒素。蓖麻毒素是从蓖麻里面提取的高毒性物质,中央情报局和军情六处的智能报告显示:苏联正在检查其细菌战的申请。实际上,在冷战结束之后,有人透漏是保加利亚特务机关派人刺杀了马可夫,通过雨伞中隐藏的二氧化碳高压气枪,把小颗粒射入了他的大腿。



5.1　切斯特顿老师和犯罪现场俱乐部的成员们讨论遗传学和嫉妒的进化论优势，其实基因要比他们所想象的复杂得多。上图显示：在人体内成形的事件和行为（比如嫉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 DNA，而不会实际改变基本遗传密码，这些密码就会遗传给下一代。

在《毒药与杀机》中使用到的法医学程序

指纹

人的手和脚的表皮上有许多细小而突起的纹线就叫做指纹。当胎儿还在子宫内发育的时候，这些细纹就开始形成了。每一个人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甚至完全相像的双胞胎，指纹也是不同的。另外，无论是留下疤痕或是受伤，指纹一生都不会改变。





5.2 每个人的指纹都略有不同，但是有几种形状，比如拱形、环形以及涡状纹，都是大同小异的。

一旦指纹能够和留下印记的表面接触，指纹上的任何一种物质——比如汗渍、体脂、墨迹或是油脂——都会印在物体的表面。随着时光的流逝，你的手指（还有脚趾，如果你光着脚的话）就会留下泄密的痕迹。

在计算机时代还未到来之前，人们根据纹路的形成（比如在不同手指上循环形状的有无），利用人工指纹鉴别系统来给指纹分类。根据亨利指纹分类系统，一共有三种基本的指纹形状：拱形、环形和涡状纹。每一种形状都有它的次类目。你可以想象得到，辨认一个嫌疑犯的指纹是一个冗长而又极其耗费时间的过程。但是现在，计算机技术的运用让这个过程几乎在瞬间就能完成——而且有更新更好的指纹辨别方法在发展中。

小轶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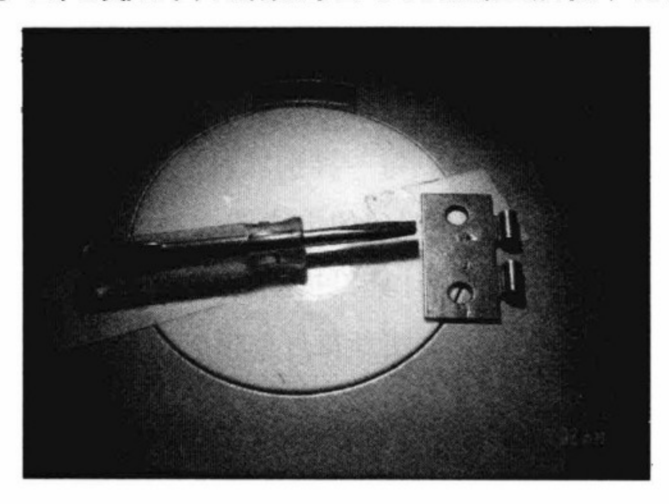
最早利用指纹的是在4世纪的波斯，当时政府官员利用指纹的方法和我们如今的方法大致相同。

工具痕迹

工具痕迹是指一件工具与另一个物体发生接触，从而产生的切口、圆形凿口或是划痕。这些痕迹一般会留在盗窃现场，比如入室抢劫现场，但是他们可能会出现在谋杀案的现场，比如斧头或刀子劈伤骨头。这些痕迹一般是工具砍伤或划伤比

其柔软的物体表面形成的。

和指纹有些相似，像撬棍、凿子、斧头以及刀子这样的工具留下的痕迹，都会泄露很多事情，通过这些痕迹，我们就可以辨别是那一种具体的工具。工具痕迹检测是指把一种工具痕迹或是工具痕迹的铸型与实验室中用假定的工具制造的痕迹进行对比。已知或是未知的痕迹也可以通过显微镜来比较。



5.3　就如一种指纹，每一件工具都会留下它自己独特的痕迹。法医学技师能够把这些痕迹与制造它们的工具相比对；在这件案子中，门锁脸上就发现了这把螺丝刀留下的划痕。



第六章

证据列表

词汇

神圣的

硬邦邦的

证据解读

莎拉·伦恩的追悼会结束后,普拉卡什把仪式中所用的神圣的物体收了起来——他认为的这件很神圣的东西把人类和精神世界联系了起来。

塞进杰莎手中的那件硬邦邦的东西有尖利的棱角。

毒的历史

用毒,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大约已有4500年的历史了,从苏美尔人崇拜毒神开始。古埃及人也对毒有所了解,而且在大约在2500年前的印度,就有内科医师记录了如何辨别施毒者的人格品质。2200年前,希腊内科医师尼坎得·克勒芬最早创制了多味药配制的解毒剂。

我们所说的"毒理学"来自一个希腊词"毒素(toxicon)",指的是毒箭。古希腊人也用一种有毒的植物——毒芹来执行

死刑。直到公元8世纪，一位大胆的阿拉伯化学家把砒霜研制成为一种没有气味、也没有味道的粉末。这就使砒霜成为了犯罪分子的理想选择。直到几百年之后，才有了在体内能够检测出这种毒的可能性。

在文艺复兴时期，下毒者的手段甚至更加多样。他们把毒液藏在戒指里，涂在剑和刀上，放在信封里，甚至是口红里面。施毒"俱乐部"活动开始频繁起来，一些投机商还成立了毒运公司。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法医毒理学已经把这种惨剧画上了句号。感谢上帝！



6.1 古拉是苏美尔人的康复女神，而且是内科医师们的保护神。但是她也具有毒性，因此也被用来诅咒那些坏人。她还叫古尔、妮妮斯纳或是纳爱廷筝噶，她通常被描写为长着一个狗头或是身边跟着一只像狗一样的东西。



6.2　在古希腊，有毒性的芹叶钩吻是执行死刑用的一种毒物。哲学家苏格拉底或许就是用这种方式执行死刑的最著名的囚犯。

第七章

证据列表

词汇

有条不紊的

幽灵　癫痫的

凌乱的

破坏

证据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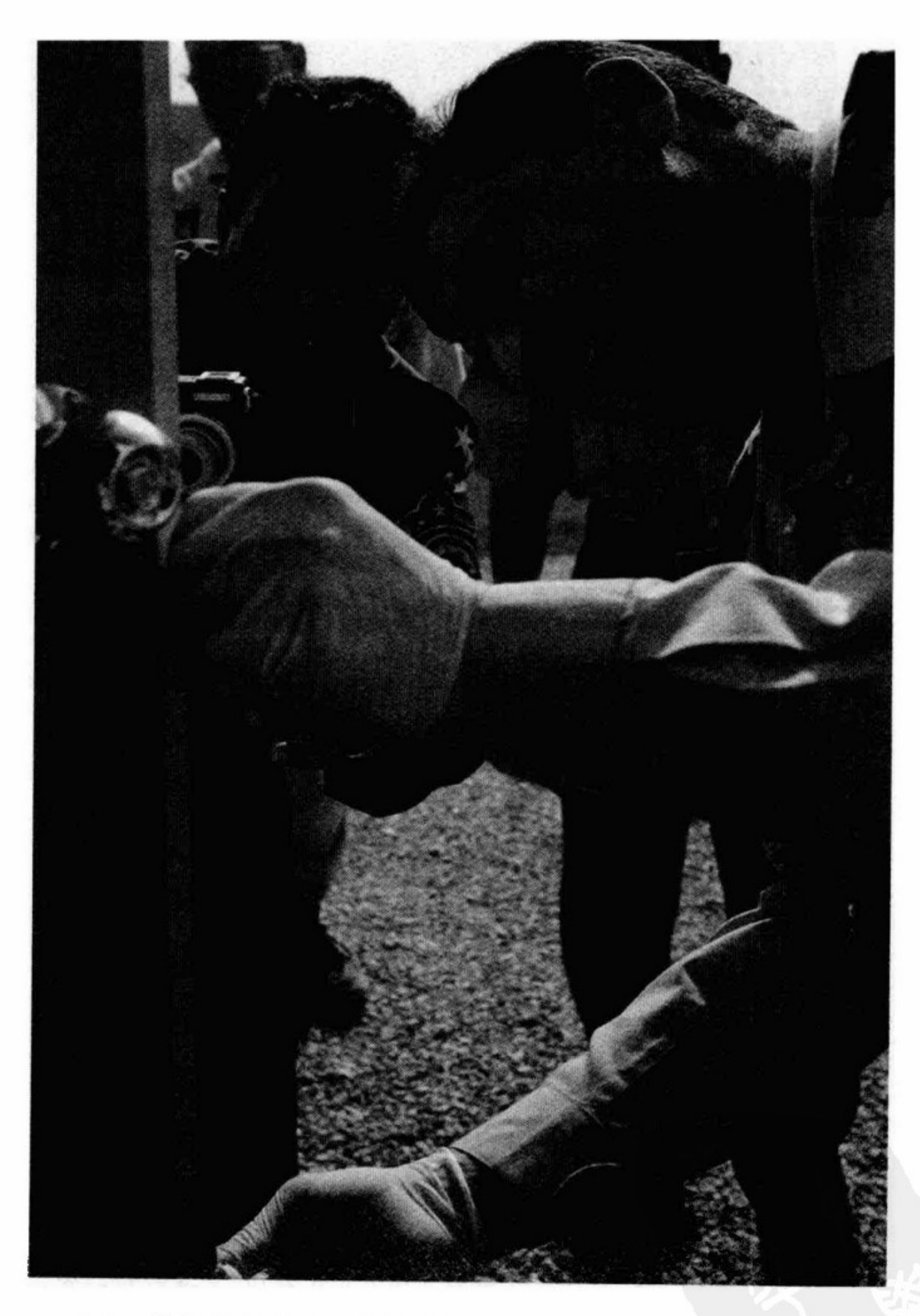
当杰莎有条不紊地穿好衣服,她是在用一种慢慢的、从容的、仔细的方式做这件事。

杰莎看到一个像幽灵一样的人——一个鬼魂——进入了克伦恩的大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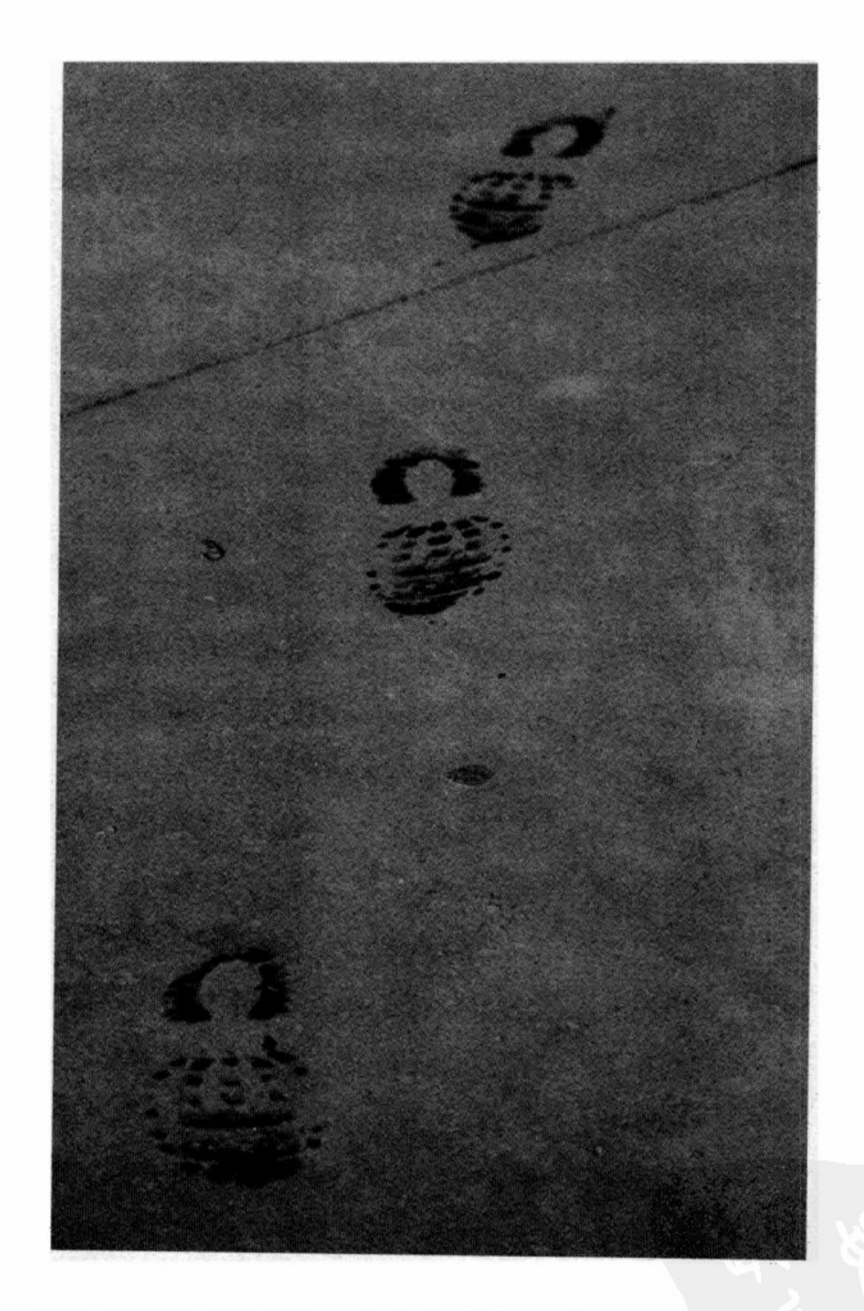
在丹尼尔·克伦恩临死前,他看起来就像犯了癫痫病一样。癫痫病是一种因神经系统不正常而引起的痉挛(或突发症状)和神志不清的精神紊乱现象。

昆警探看上去头发乱蓬蓬的——乱七八糟的,未梳理的——因为她刚从睡梦中醒来。

昆警探警告杰莎不要破坏犯罪现场:是指把不是犯罪现场本来的东西带进来,破坏了现场的证据的纯洁性,比如说头发、灰尘或是纤维——或者把原本就在现场的东西弄乱。



7.1 警务人员和调查员非常仔细，不会破坏犯罪现场的任何一个部分。上图所示的警务人员戴着乳胶手套检测门口留下的工具痕迹。



7.2 记下的证据，比如说在犯罪现场发现的鞋印，只是辨别一件疑案的一部分。对于是否能定罪，断定一个人是否有犯罪动机、犯罪能力以及犯罪几率都是有必要的。

在《毒药与杀机》中使用到的法医学程序

确定犯罪动机

断定谁有犯罪动机——犯罪理由——能够帮助警探们辨别出可能的嫌疑人。光凭犯罪动机这一点不能证明一个人有罪,但是如果能和犯罪"方法"(能力)以及犯罪"几率"结合起来,就完全可以给嫌疑人定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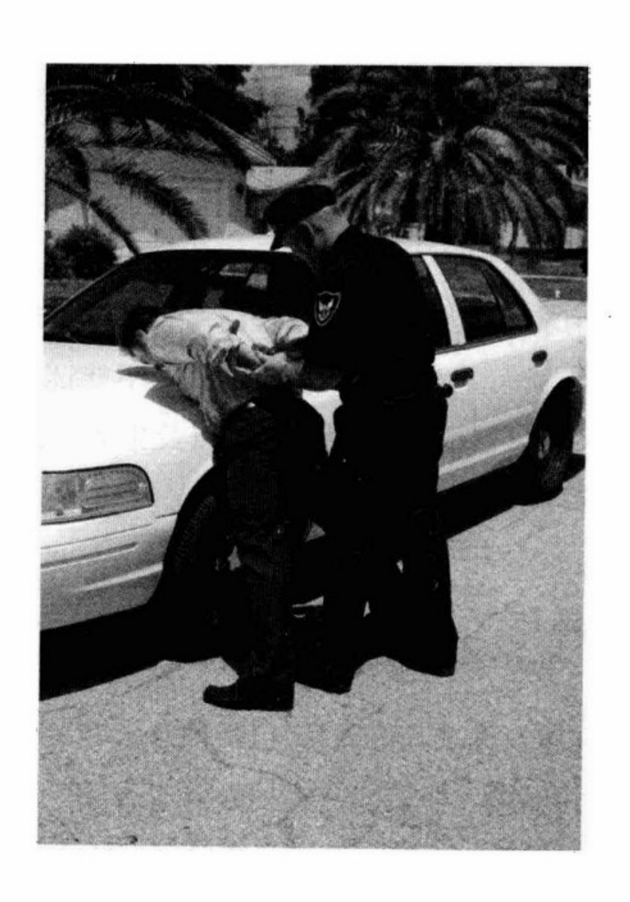
获得授权

在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包括加拿大和英国),公民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在美国,这些权利是宪法和人权法案所赋予的。但是,搜查令/逮捕令容许警察跨越这些法律界限。

批准令是法院官员(通常是法官)书写的许可令,命令执行侵犯个人权利的行动。它保护持有者不受法律上的损害。最通常的批准令有搜查令(如果有理由认为在私人住所里会找到犯罪证据,此令允许警察搜查该住所),逮捕令(用来允许警方羁押嫌疑人,直到法院官员决定下一步行动为止),处死令(罪犯收到死刑判决)。

在美国,有一种特殊的逮捕令,比如本章中斯坦迪什中尉所说的那种,表达如下:

谨,法院令治安官或执法官搜捕该姓名人士,无论是在何地找到她/他,都应将该人士带到法院羁押候审。



7.3　警务人员尤其需要逮捕令将犯罪嫌疑人羁押。但是,这必须视情况而定,比如在感化期间驾驶就不需要有书写的逮捕令。



第八章

证据列表

词汇
推测
已经证实的
活性成分
韧性
债务

证据解读

昆说杰莎所有的推测——她的猜想——都很正确。她知道这个是因为它们都已经被证实了——证明这些都是对的——用的是科学的证据。

切斯特顿老师谈到植物中存有的活性成分时，他指的是能够在人体内引起反应的化学成分。

昆表扬杰莎有韧性——是指她有能力坚持自己开始做的事情。

丹尼尔·克伦恩在乳钵中留下了海芒果属植物的痕迹——乳钵是一种碗型的容器，用杵棒在其内捣碎或磨碎物体。

弗拉格斯塔夫警局不再允许孩子们参与到犯罪案件侦探

中,是因为警局要付出潜在的债务。换句话说,如果其中一个孩子严重受伤的话,警局有法律义务为其所受的伤害支付一切费用。



8.1 普拉卡什所用的刻尔柏洛斯毒,也叫乌头毒,是一种真正的毒,它可以从菟葵属植物中提取。菟葵是一种黄色或白色的开花类植物,生长在南欧或亚洲。在希腊神话中,据说这种植物最先是从有毒的鼠尾草上生出来的,而这种鼠尾草是三头冥犬刻尔柏洛斯口中掉出的东西。



8.2 许多植物的危险性和药性取决于我们怎么去用它们。毛地黄属类毒性植物一般也叫洋地黄，有时也可以在花园中作为装饰。上图是一种普通毛地黄的，这种植物早在1785年就被用于心脏病的治疗。

《毒药与杀机》结束语

犯罪现场俱乐部再次破获了一件案子——而且他们也再次证明了案例侦查是一项危险的活动。另外，正如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每一个问题都能找到答案；在法医学世界中，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找到解释，未结案的收场常常吊着侦探们的胃口。比如在这件案子中，演唱会结束后到底是谁把那张匿名纸条塞到了杰涉手中，警告她停止调查莎拉的死因？是丹尼尔·克伦恩吗？是否有可能是普拉卡什呢？你觉得呢？

扩展阅读

约翰·约瑟夫·芬顿(Fenton,JhonJoseph),《法医毒理学》,《法医学:科学及侦查技术介绍》,斯图亚特 H. 詹姆斯和乔恩 J. 诺德比编,佛罗里达州波卡拉顿:CRC 出版社,2003.

罗克珊娜·福尔利尼(Ferllini,Roxana),《沉默的证人》,《怎样用法医人类学侦破世界最难案件》,纽约,布法罗:萤火虫出版社,2002.

罗伯特 F·豪尔(Howe,RobertF.)《致命的一剂》,《读者文摘》,2003(4).

布莱恩·伊尼士(Innes,Brian),2006,《法医学》,费城:梅森克莱斯特出版社.

罗伯特·米多伯格(Middleberg,Robert),《法医毒理学前锋》,《法医学杂志》http://www.forensicmag.com/article.asp=210,2008.

约翰·哈里斯·特雷斯特雷尔(Trestrail,JohnHarris),《毒与罚》,新泽西州,托托华:哈门那出版社,2000.

更多精彩

法医学世界，法医毒理学，http://www. all - about - forensic - science. com/forensic - texicology. htmal

美国法医学学会，www. aafs. org

犯罪图书馆，“《大毒案》”凯瑟琳·瑞姆斯兰著，http://www. trutv. com/library/crime/criminal_mind/forensics/texicology/index. html

《法医毒理之科学》，http://www. soft - tox. org/default. aspx？ pn = Introduction&sp = Introduction



参考书目

约翰·约瑟夫·芬顿(Fenton, JhonJoseph),《法医毒理学》,《法医学:科学及侦查技术介绍》,斯图亚特 H. 詹姆斯和乔恩 J. 诺德比编,佛罗里达州,波卡拉顿:CRC 出版社,2003.

罗伯特 F·豪尔(Howe, RobertF.)《致命的一剂》,《读者文摘》,2003,4.

查理斯·米德奇夫(Midkiff, Charles),《毒法追溯》,《科学侦查评论》,2002 年秋季刊.

戴维·欧文(Owen, David),《隐藏证据》,纽约,布法罗:萤火虫出版社,2000.

理查德·普拉特(Platt, Richard),《法医学终极指南》,伦敦:企鹅出版社,2003.

哈罗德·谢克特(Schechter, Harold),《一位女连环杀手邪恶的一生》,纽约:口袋书出版社,2003.

詹姆斯 E. 斯塔尔(Starrs, JamesE.),《毒之现代方法》,《科学侦查评论》,2002 年春季刊.

约翰·哈里斯·特雷斯特雷尔(Trestrail, JohnHarris),《毒与罚》,新泽西州,托托华:哈门那出版社,2000.

西里尔·韦希特(Wecht, Cyril),《致命证据》,纽约:普罗米修斯出版社,2003.

蒋宏工作室 2010
北京今视窗·盛策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出 品 人：曹维琼
策 划 人：杜培斌 陈继光
责任编辑：陈继光

毒药与杀机：法医毒理学趣读

Poison and Peril: Forensic Toxicology

生活没有善待杰莎·卡特。随着她挚爱的美术老师突然的死亡，杰莎的生活急转直下。杰莎知道凶手是谁——但是她需要寻找证据。当她不得不借助一种神奇的毒药解救自己的时候，她发现证据变得更加重要。犯罪现场俱乐部系列丛书第四部将融合法医毒物学知识带您进入惊悚悬疑的侦探风云。



上架建议：悬疑·侦探·推理
ISBN 978-7-221-08968-7
9 787221 089687 >
定价：18.00元